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三十九

睦親

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蓋先王因親以教愛自家邦而達天下也高辛而上書紀靡詳若夫唐堯親族虞帝大孝夏禹拜敦敘之言商書垂立愛之訓周家忠厚內睦九族二帝三代以來何莫繇斯也已

厥後令王率循茲道乃有賜高年之典隆閨門之禮
慰撫思念發於至誠卹乏振滯形於軫惻逮於馳甸
人之戾績宗正之籍錄其孤息歸其削壤親親之恩
斯為至矣其帝者之盛德歟

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
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周成王燕兄弟召公作棠棣之書而歌以親之其詩

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承華者曰鄂鄂是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之敬事

兄弟以恭覆弟恩義
之顯亦韡韡然也

又燕宗室同姓諸侯作湛露之

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
宗載

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

漢文帝四年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

王子邑各二千戶

武帝初即位方好藝文以淮南王安屬為諸父

安于
武帝

服屬為從
父叔父

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得

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元朔二年賜几杖不朝

北陽王子福為海嘗侯坐法失爵武帝平閩粵封福

為繚嫫侯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

衡山王賜淮南王安之弟也安謀反賜當坐收有司

請逮捕衡山王帝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

建元三年諸侯王來朝帝初即位大臣多寃黷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至是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因言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於是帝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元光元年四月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

昭帝後元二年二月即位七月賜長公主及宗室昆

弟各有差

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辟疆劉長樂

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位尉

長樂宮之衛尉也

宣帝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嘗聞堯親九族以和萬

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

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後屬使得自親

甘露三年烏孫楚主解憂上言年老思土願得歸骸

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

來至京師公主年且七十賜以公第田宅奴婢奉養

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解憂

楚王戊之孫也

成帝即位以淮陽王欽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
 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
 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
 指意非諸侯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
 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禮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
 建始二年秋罷太子博望苑
武帝為衛太子作以賜此苑今受賓客也
 宗室朝謁者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
宗室為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族而依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

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

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
屬所謂侯子孫所屬之郡

縣也錄其見名上于尚書封拜之

十三年二月詔宗室及絕國封侯者一百七十三人

明帝時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帝封荆子元壽為廣陵

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

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

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

濟南王康在國不脩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

康招來州郡奸狡漁陽顏忠劉子彥等又多遺其繪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溫陰東朝陽安德平西

昌五縣

建初八年章帝復還所削地

永平四年四月楚王英有罪自殺帝制詔英母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焯灼庶欲宥全王身令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留護喪事賻

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追爵諡曰楚厲侯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

章帝建初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置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嘗所御

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時賜東平憲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鶩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服聞於

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玉孝友之德亦豈不然合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各一周禮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

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

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又欲

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年緝之

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鮮見鍾離意傳其

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

苑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

露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洗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頃及

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

加供養若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蒼上疏求朝明年

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十萬

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

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脩行邸豫設帷

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

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西王贊

皆勿名蒼既至升殿及拜天子親答之七年大鴻臚

冊子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三十九 六

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受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和帝永光十五年幸章陵祠舊宅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安帝元初六年任城國相行弘奏王安輕易貪吝請廢之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

順帝陽嘉元年詔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質帝即位還王侯所削戶邑

靈帝熹平二年愍王寵嗣陳王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真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渤海王悝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嘗侍王酺與尙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供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真幸酺等奏愔職在規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中平三年黃巾賊起甘陵王忠爲國人所執旣而釋之帝以親親故詔復國

魏太祖時族子真字子丹少孤帝哀之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

明帝太和五年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伏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復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植雖有過失毘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晉明帝卽位西陽郡王羨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羨官詔不問

恭帝時有庚戌制不得藏戶彭城王玄匿五月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旣而宥之

後魏道武卽位秦明王翰子儀以事賜死儀子纂五

歲帝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時襲衛王儀坐事
死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令入宴嘗山
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避道
將奔蠕蠕唯陳留王崇獨至帝見之甚悅厚加禮賜
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明元永興四年十一月內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已
下至於總麻之親布帛各有差

大武嘗顧樂安王範之長子良日兄弟之下猶于也
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國大計

獻文時崇舊齒拜華山王鷲曾孫襄陽侯乞斤外都

大官甚優重

孝文太和十一年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
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十七年三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文宣堂帝親與之
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命黃門
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
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辭
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
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

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云孝文詔延四廟之子下逮
玄孫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

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

汝陰王天賜景穆之子坐貪殘削除官爵卒帝素服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

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藩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憫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孝文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楨坐事削除母劉太妃薨孝文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

齊郡王簡文成第四子帝嘗與簡俱朝元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文帝將議革變舊風大臣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模共論時政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陸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疏也國戚舊人之意乃稍改遷雖改官制服飾禁絕舊言東陽公丕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嘗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葉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

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強廢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減

獻子文雍爲高陽王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北海王詳獻文之子領司徒侍郎錄尚書事嘗別住華林之西隅與都亭官路密邇相接亦通後門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請帝帝頓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

孝平熹明二年戊戌八月宴道武已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用家人之禮

又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沉屈素里曲褐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近遠敘之列位

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赦戚蠲盪舊釁義彰曩策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繇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中山王喜弟略以喜舉兵略遂奔梁梁用爲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

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梁武乃以畧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監所略唯數十騎入城梁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畧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畧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汪革司馬祖將士五千人悉見擒擄孝明勅有司悉遣空等還南因以徵畧梁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梁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梁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孝明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勅徐州賜布帛各千疋除畧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疋宅一區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光法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畧所至一食一粟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孝昌二年閏十一月詔曰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籍在七廟之內爲雜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

陸昕之尙獻文女嘗山公主無男以昕之從兄道第四子彰爲後彰妻卽咸陽王禧女禧誅養彭城王弟

莊帝親之略同諸姊

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御憑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誠十條以賜之

後周太祖姊建安長公主賀蘭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帝所愛

邵惠公顯第二子導之子廣曾侍食高祖所食瓜持以奉進高祖悅之

隋高祖時河間王弘字辟惡帝從祖弟也父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關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唐高祖於宗親彌見敦睦途迎拜揖如家人之禮焉

武德七年四月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高祖見長平王太妃以尊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從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五年五月丁未幸濟北公李瑊第敦親親也

十七年二月辛巳朔帝謂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疎弟愛子唯漢明帝曾賜諸王不令子多於弟良史書之垂美後葉我用極之恩情鍾諸弟於是內外諸王同有班賜

五月辛酉改葬元昌及祐以國公之禮元昌母妻子

並宥給其田宅

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初封漢王坐太子承乾事死焉祐太宗第五子初封

齊王亦以反死

十八年三月甲午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嘗有風疾故親加省視賜絹五百疋侍主疾者賜絹有差

膠東公道彥淮安王神通之子丁父憂廬於墓側容貌柴毀帝聞而加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

河間王孝恭貞觀中為襄州行臺左僕射人或告其謀反者徵還京師為憲司所告赦拜左金紫光祿大夫

高宗以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即位諸王及舊在藩者並加真封蒲一千戶賜物三千段中馬十匹

彭王元則薨高宗為之舉哀贈司徒荊州都督柩車至京帝復罷朝命百官及諸親就第展哀及發引帝登望春宮望之而哭

中宗神龍六年二月詔皇室子孫諸王妃主駙馬等自垂拱已來非命者皆不望殯宜令州縣尋求處所以牲牢致祭仍追復官爵備禮改葬其王并令陪葬昭獻二陵有嗣者即令承襲無嗣者聽取近親為後三月制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

之儀亦異聖哲之制率繇斯道朕臨茲寶樞信在崇
高負宸當陽雖受宗枝之敬退朝私謁仍用家人之
禮近代以來罕尊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
尊拜於子侄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已後宜從革
弊安國相王及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
弟及嘗寧公主弟姨妹等先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貴天子之子諸臣叔見者必先拜告致啓事帝志欲敦敘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曰皇后公主既尊且親有遷
幽之義無戮辱之典倉卒之時亂兵所及致不以禮
深用憮然宜矜罪戾且慰泉壤韋氏可一品禮葬悖

逆庶人可三品禮葬所司准式譙王重福以反逆謀
睿宗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
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不臣不予自絕於天
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令幽繫自太行
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
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叶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
屬往隆刺舉冀其俊改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
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於都下遂逞其謀
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
棄邦有嘗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於

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
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二品禮葬

玄宗先天二年二月詔曰朕奉天明命虔受睿圖而
皇室子弟未能稱職堂侄餘慶承煦紹宗行淹祚洽
爾從弟璿志謙等不能謹身奉法而乃輕侮國章損
斥邊隅未爲塞責朕憫其愚昧屈法申恩並追赴京
令於國子監安置讀書如悔過自新克復先訓所司
條奏當議其官皇宗親更有左貶嶺南邊遠州非惡
逆緣坐等色中亦宜准此其有見任別駕年齒尙幼
未堪理百姓者宜委中書門下及新興郡王晉李斯

訓等簡擇追赴京其祿俸一事已上並本州委勾當
每季付送入京分付其餘慶等本州祿亦准此宗親
中有才行灼然爲衆推揖者按察使具以名聞朕當
擢以不次自今後有犯贓私違禮經者准法科處刑
茲無捨庶敦睦之情必聞於九族自家刑國允洽於
群心宜各勉勵以識朕意

開元六年十一月丙申玄宗親謁太廟下詔七廟元
皇帝已上三祖枝孫恐有失官序者宜各五品京官
皇妃諸家有子孫今在選敘者量加甄擇

十一年太原祀后土畢大赦天下皇親中有文武才

用堪任使者委宗正具名薦以當有獎擢

十四年勅曰停繼國王禮合停廢以朕近屬特宜並封郡王乃降封再從兄將作大匠嗣江王禕等爲郡王三禴爲廣漢郡王再從叔太子員外率更令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再從兄太子員外家令嗣越王瑤爲中山郡王

十五年七月戊戌幸寧王憲之第憲誕辰也

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雒陽尉遇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肱五

從姪鄭縣尉瞻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受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唯善所在豈隔親疎四從叔知證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乘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嘗懸右職以勸其徒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踰時名數則多升聞蓋寡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于七子異籍名於八人宜各悉行佇聞成績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異繇內而理外必自近而及遠凡今懿戚可不慎歟違道慢嘗義無私於王法脩身効節恩豈薄於他人

期於率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
七月帝追念故惠宣太子瑗深憫之乃下制曰兄弟
之子於近屬而特深恩禮之情在諸孤而更切故惠
宣太子男樂安郡王瑗能自砥礪克脩名檢續承先
績休有令聞宜受賜於千室俾傳芳於萬葉可食實
封一千戶

天寶三載八月祠九宮禮畢制皇親五等已上及九
廟子孫諸親三等已上未出身與出身其前茲者選
目稍優與處分見任更賜勳兩轉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持盈尊師及儀王已下各
賜物五百疋長公主各與一子官嗣王及郡縣主各
與一子六品官皇親五等已下及九廟子孫及親等
人見任者並與改轉

三年正月大赦詔皇五等已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
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

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盜入長安邠王守禮之孫
廣武王承宏竊尊號及京城平變輿自陝州還京師
十二月丙申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一切不問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位詔叔祖穎王已下叔彭王
已下弟蜀王已下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

京官郡縣主嗣王郡王各與一子出身

建中元年十一月自巳卯至庚辰出嫁岳陽信寧宜芳順朗陵安陽襄陵德清南華元城新鄉等縣主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兵興以來廢而不脩公郡縣主不時降嫁殆三十年至有華髮猶非者雖處內館而不獲覲見帝初即位特謁太廟始與郡縣主相見尊者展其敬幼者申其愛歔歔涕泣感動左右至是皆以時降嫁禮物資送無大小必經聖心戚族老幼無不悲感

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上祀昊天上帝于圓

丘禮畢詔大長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出身應陪位皇親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一階六品已下及當選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

五年十二月詔郡縣主聳有正員官停者郡主每季給錢七十千縣主每季給五十千郡縣主聳已亡歿者亦准支給先是其主聳與官罷者頗不自給帝務於敦睦有是命

六年六月以郃國大長公主薨其子端州流人蕭位等五人並召還

八年正月壬午詔在京宗室每年三節宜准百官例
宴會若大選集賜錢三百千非大選集錢三減一宗
室任嘗參官者同之

順宗初即位赦制曰大長公主嗣王等各與一子官
及出身有差

憲宗元和二年春正月南郊赦宗子中有才用者委
中書門下量才敘用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壬子大赦其六宅十
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擇端良者降嫁

寶曆二年二月乙卯襄陽公主自西內有勅於歸里
第以其男等有請從之于禁中故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月乙巳即位丁巳以絳王薨帝
不視朝三日詔曰叔父絳王為逆賊等援立竊窺大

位既無討賊之意遂使忠義銜冤及王師擒妖義旅
問罪前驅勇氣以致殲殂伏以太皇后慈仁思以慰

解宜令有司量事收葬申恩討賊刑禮之中示于四
方以明朕意

太和元年赦詔太后第二等已上親太行皇帝皇太
后第一等親委中書門下量才敘用九廟子孫陪位

者各加兩階仍據始封每王後與一人出身委宗正

卿簡尋圖譜取一房最深翳者充數具名開奏
四年六月勅越王貞實陷非辜載在國史子孫久廢
獎錄所宜宜付宗正寺尋勘譜謀如是後嗣具狀聞
奏至是宗正奏閱實貞諸孫勅付宗正寺收入屬籍
仍賜陪位出身

七月賜十六宅諸王綾絹二萬疋以內庫充開成元
年八月詔朕因暇日嘗幸戚藩引見諸王爰加錫宴
而故信王孫林行列之間皤然白首問其年齒則七
十而有七詢其昭穆則玄宗之雲孫朕仰思開元之
時威明之禮大體承訓迨於朕躬惕然動懷當食興

歎况尊祖之義立愛自親尚齒之文孫家刑國觀其
威儀甚整視聽不衰載懷愍矜所宜敬異永惟烈祖
之德用錫孝孫之慶旌其祚裔特舉徽章遽申開府
之秩寵以分茅之貴俾從異等式是殊恩可之信王

仍賜開府儀同三司

初玄孫自藩即與寧王憲等友
睦既即位升右都督刺史京師

立第宅通賓客及在位之久待諸王益至天寶末惟
永王一人出入大門自是累朝子孫雖白首不入宮
禁帝深思敦敘
之義因是有命

十二月帝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
日入內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夏五月壬申帝幸十六宅召教坊樂人五人與

諸王宴樂

九月丙戌封故絳王長女為江華縣主故深王第三女為長壽縣主帝敦睦情深自近年公主縣主出降者相繼

十月戊戌詔曰書載堯典首陳睦族詩歌周德寔美維城朕嗣統百王憲章二代義雖本於敘族道無愧於尊賢式遵舊章爰舉成命嘉王運循王通恭王通等孝敬恭恪敏裕齊莊播蘭茝之清芬炳珪玉之符采易凌沛獻詩掩楚元古人素風造次於是師氏典訓周旋以之固可以超金紫之貴階升台鉉之崇秩策勲詔爵以寵分茅並可金紫光祿大夫檢繇司空

賜光柱國仍依百官例給料錢物檢繇吏部尚書安

王溶檢繇兵部尚書穎王諱武宗皇帝宜並從百官例賜

料錢

三年正月金華縣主臨邑縣主因參賀入內上言家貧帝愍之各賜錢一百貫絲絹一百疋

四月甲午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四年春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

六月甲寅故越王貞玄孫女道士玄貞進狀會祖名

亦是越王第六男先天年得罪流配嶺南祖父皆亡
歿嶺外雖累蒙洗雪未還京師去開成三年十二月
內嶺南節度使盧均出俸錢接借哀妾三代旅親暴
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
到長安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
妾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貧更無所
依詔曰越王事迹國史著明在陷非辜尋以洗雪其
子珍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貞弱女孝節
卓然啓護四喪綿歷萬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
猶或嗟稱朝廷固須卹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
上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下葬其葬事仍令
京兆府接借必使備禮葬畢玄貞如願住京城便配
宜觀安置

庚申帝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
絹二千疋銀器二十事帝與安王穎王兄弟也故大
宴特異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維城本枝
百代禮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
屬因緣僞梁之遁遐遠並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即
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虛並與量材敘錄

三年三月丁酉帝宴皇親於復宮之山亭皇子第如家人之禮內弟子作樂

明宗同光四年四月即位時河中軍較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審今月三日棄城出奔不知所在教曰寡人允副群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家親庶諸教叙之規末保隆平之運一昨京師變起禍難薦臻於戚屬之門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濫被傷夷言合于茲自然流涕宜令下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變起出奔所至即時津送如不幸物故者即

量事收瘞以聞

長興元年七月壬午勅先朝諸王墳因同光末年宮門變起諸王多奔北京公路爲部下所害宜於北京留守尋訪之所各依品秩禮葬訖奏聞

閔帝應順元年正月陝州康思立言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在任日用內省絹未填帝以昆仲不之報晉高祖從父弟贊少而無賴棄其家私竄久流落於民間及帝鎮太原訪求始獲之署爲牙較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

文學 好文

文學

書稱堯之德曰文思舜之德曰文明禹之德曰文命
而成以稽古著於典謨之首是知王者嚮明而治經
緯天地臨炤百官未有不尚於文德者也故河圖維

書聖作而明述股肱元首君唱而臣和商周而下簡策具存或受學甘盤或觀書乙夜采薇之詠發於文王黃竹之歌成於穆蒲過沛宮而擊筑橫汾水而興辭是皆帝王之文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學乎若乃聽斷之餘清閒之宴留神文雅煥乎成章汎濫典籍取鑑古義以茲爲務者固有益於政治誠聖哲之用心其或攻乎異端溺於小巧肆情閨闈流蕩淫靡者亦足以爲戒也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虞舜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殷湯作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漢高帝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藝文志載帝歌詩二篇

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歌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芝房之歌二年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臣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音千松反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大初四年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來歌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

鴈之歌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無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又自造賦一篇

後漢明帝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較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魏武帝勅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作氣出唱詞精列詞度關山詞雄露詞蒿里詞對酒詞陌上桑詞短歌行秋胡行苦寒行塘上行善哉行步出夏門行

又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

注孫武十三
篇皆傳於世

文帝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
百家之書初爲魏公太子時聞鍾繇有玉玦欲得之
而難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與繇書曰
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
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擒和璧入秦相如抗
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
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其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
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逸焉以遠秦漢未聞
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
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
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旣到寶
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
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証嘉貺益腆敢不欽承後
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
繇書曰昔有黃之三鼎周之九鼎咸以一體使調一
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享上帝以養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
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
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勳
名鍾鼎今執事實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
爲盛誠太嘗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勳
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曰於赫有魏作
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
寮師師楷茲度矩又常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季重無
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
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
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
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嘗足下之徒
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
每以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夫氣
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
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

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及雖書疏往及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選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栩栩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嘗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枚浹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彰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遵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以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仰何時易邪恐未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弩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建安末疫癘大起時人雕傷太子感歎與所素敬者大理

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土人屢傳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黃初六年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於馬上爲詩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廣識才藝兼該帝自敘曰余唯喜彈棊略盡其妙少爲之賦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嘗嘉漢文帝之爲君寬

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孫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潤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復班太宗論於天下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者如是明帝大和四年詔大傳三公以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魏初人疑無火浣布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大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景初三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帝又作陌上桑詞燕歌行善哉行折楊柳行煌煌京雒行明帝作苦寒行善哉行步出夏門行擢歌行

高貴鄉公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嘗侍

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文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甘露元年二月宴群臣於大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旣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畧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顛等

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萌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聖賢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見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

過戈二國名

克復禹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推之勢
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
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
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
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
漢祖矣諸卿且論詳之翌日講業旣畢顛亮等議曰
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
德難屈以力遂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在智力
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以
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

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
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
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
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
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
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
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
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
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

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
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
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
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
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
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旣垂
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始顯於
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
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
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章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
退而論次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
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
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
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
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
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
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物莫
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犧因燧皇而作易
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作乎俊不能答帝

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何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犧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耶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耶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合其

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炤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鯀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耶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上所以成聖也帝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之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側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鯀於堯此蓋

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側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報施爲治何繇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傅士馬炤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炤對曰誠懸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瑞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晉懷帝卽位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群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

孝武寧康三年九月親講孝經

後魏明元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

經古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馬

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
 不師授採其與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
 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有
 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
 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帝遷維
 路繇朝歌見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通直嘗
 侍劉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
 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帝嘗宴
 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
 歲壽帝曰卿何以燭至故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
 以南山之詩又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
 彥和季豫等彭城王總字彥和
北海王詳字季豫年在蒙稚早登纓綬
 失過庭之訓并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
 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
 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
 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敷淵明事超百代臣
 得親承旨旨千載一時

後周明帝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辭彩溫麗所

著文章十卷

武帝天和二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建德二年十二月集群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隋文帝開皇五年勅內史令李德林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

煬帝初爲晉王善屬文及爲皇太子數有詩書遺牛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

唐太宗貞觀初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六年閏八月己巳至慶善宮宴三品已上於渭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

十一年十月辛丑幸集翠池宴五品已上帝曰公等酒旣醕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極好特宜記錄

十二年三月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不許帝初以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諸書者久矣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情思政朝夕孜孜求之若不

及數年之後道致隆平天下晏如四夷賓服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摘屬天才俊麗與記玄遠博該册府文過擊玉故隆請編次焉其志不果

四月虞世南卒帝悼之未幾帝爲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道旣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十四年三月丁丑帝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帝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答曰曾孝能全獨爲曾

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應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帝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陳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

之道邪

十七年太子太師魏徵卒帝爲製碑文并御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公卿士庶競以模寫車馬填噎日有數千時人號其碑爲二絕文與書也

十九年將征遼二月次河陽詔殷少師比干贈太師自爲文祭之次鄴經魏太祖墓自爲祭文三月幸定州經北岳自爲祭文四月行軍總管姜確督兵攻善至城中流矢而卒帝甚哀悼爲五言詩以悼之

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城傍有祠堂坐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瀨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

十二月定州御步輦而行帝攬筆於輦中賦詩
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
九月鐵勒諸部俟斤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者數千人咸請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作可汗子孫嘗爲天至尊作奴死無所恨於是北荒悉平帝爲五言詩以序其事公卿咸以此詩義兼懲勸可以垂誡將來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骨利幹國遣使朝貢延陀之敗也

遣雲麾將軍康野密往慰撫焉其俟斤大悅遣使
野密入朝獻馬百匹有十四匹尤駿帝奇之各爲製
名號爲十驥其一曰騰霜白其二曰皎雪驄其三曰
凝露驄其四曰懸光驄其五曰決波驄其六曰飛霞
驄其七日發電赤其八曰流金馭其九曰翔麟紫其
十曰奔虹赤帝乃爲文以序其事厚待其使
二十二年正月帝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顧謂王
公曰飭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
矣是日幸溫湯御製溫湯碑以示群臣曰疇昔詞人
已有此作朕又爲之可得而比邪王公咸曰天文雜
與超象繫之表前代瓊瓊小詞豈得輒相比况乃神
筆自書勒于溫井之側侍坐王公咸聽於碑陰容紀
姓名官位三月帝以胡塵無警朔漠來王乃制戎狄
賓服之文又制王華宮山銘紀示群臣詔令學士並
作又蕭瑀拜特進參預政事帝謂房玄齡曰蕭瑀不
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
神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又追思王
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司空長孫無忌
帝少屬亂離久居兵陣及正位已後遂博覽群書總
其宏綱殆於萬卷道文麗藻一時冠絕學王義之書

窳盡體致物論以爲帝數年之內經史屬綴官商自
口起居郎傾耳揮翰百而不紀一焉

高宗爲太子時貞觀二十二年二月引庶子少詹事
司議舍人等入閣乃從容而言曰文章詞賦平生所
愛然未之爲也今日風景殊佳當與公等賦詩言志
於是援筆以制序翌日太宗以皇太子詩序示王公
曰朕觀太子此文及筆迹進於嘗日司徒長孫無忌
對曰皇太子稟承天訓文章筆札羣藝日新是歲太
子制玉華宮山銘又獻玉華宮賦

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於永光門外仍令
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并學士自書名位碑陰
而刻之

顯慶二年六月帝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誠以示
侍臣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等表請班示天
下帝謙不許敬宗又上表請總名爲天訓并請注解
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十月幸鄭州次汜水帝以先帝於汜水擒竇建德因
平王世充於是刻石立頌以紀功自爲頌文
五年三月幸并州童子寺賦詩而還

十二月較獵於長社之安樂川召侍臣及藩臣夜譙

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年冬十月狩於南山製東狩詩以示群臣
麟德二年封禪十一月丁酉至平陰頓是日降雪帝
賦詩皇后和

咸亨四年十一月帝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才四
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
示群臣令太嘗行之

儀鳳二年七月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
酒酣帝賦詩作栢梁體皇太子霍王元軌相王輪群
臣相次繼作

中宗神龍三年八月乙未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
張仁亶於通化門外帝製序賦詩

十月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爲逍遙公
帝親製序賦詩

睿宗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

玄宗開元八年親製春雪詩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
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
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念中
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
百寮及編國史手詔答曰朕以聽政之餘因時遊囿

觀古人之制度懷先王之卑菲聊遇所覽直書其事
雖文詞非麗亦不忘於言卿職在史官君舉必記將
以朕之素意頒示庶寮循諷表章益深祇勉

十年親注孝經頒於天下

十一年行幸北都親製起義堂頌刻石紀功於太原
府之南街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
安王禕勒石于華嶽祠南之通衢帝親製其文及親
禮信安王禕上言曰臣伏見御製西嶽碑文來從上
玄光炤下土群臣捧戴遊聖難名臣聞天作高山氣

雄茲嶽壓洪河而傑起凌蒼昊而孤標近當國門用
固京邑自巨靈開拓往帝巡遊精意嘗聞頌聲則未
非勝賞難就蓋詞翰無能不遇非嘗之君孰覩非嘗
之事陛下知其若此金聲而玉振之乃發揮睿詞幽
贊神化廣大極天地光明融日月至理洞清微至功
含造化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巍乎煥乎不可得而稱
也又復親迂彩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
如飛動妙絕古今諒得之自然豈因之外物對揚天
休臣子之嘗也美而無術過莫大焉請以御製碑文
頒示四海使伊昔之后自愧不才率土之臣咸知所

謂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從之

十三年封東嶽禮畢帝製紀泰山銘親扎勒於山頂之石壁

十四年十月幸汝州至溫湯之行宮時屬雨雪帝親賦雨雪詩以示群臣

十一月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即日還宮十五年五月端午宴群臣于武成殿各賜衣一副自賦詩

六月朔方節度使兵部尚書蕭嵩赴朔方軍命有司於定鼎門外供帳置酒以送之帝賦詩以光寵之

十二月幸溫泉宮登驪山石甕寺賦詩俾群臣和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臚上帝自為文禮畢令所司刊石於祀所

二十五年八月甲子帝制訓誡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齊祭稼穡之事也忠王嶼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臣等伏以聖暮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手詔諭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誠伯

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誠子聊示廷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天寶二年五月以重注孝經頒天下詔曰化人成俗
率繇於德本移忠教敬實在於孝經朕思暢微言以
理天下先爲注釋尋亦頒行猶恐至曠難明群疑未
盡近更探討因而筆削兼爲敘述以究源流將發明
於大順庶開悟於來學宜付所司頒示中外

四載帝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
陂下詔曰典謨旣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
朕臨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
理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
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偏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
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
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有煨燼之餘編簡墜
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雖有刊革朕雖先
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
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盲後學之
徒正其魚魯仍宣于國學

五載詔曰道爲理本孝實天經將闡教以化人必深
究於微旨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道德經載字
爲哉仍隸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爲然遂錯綜真詮
因成注解又孝經舊疏雖粗發明幽晦探賸無遺爲

未能備今敷暢以廣闕文且妙本逾玄微言久絕或
怡然獨得或參以諸家庶弘聖哲之規用叶君親之
義仍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

八載九月皇太子生日帝製仁孝詩六章札於步障
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甫陳
希烈等奏曰伏見陛下因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障子
并書臣等伏以宸章煥發睿札凝暉懸日月而齊光
自雲霄而下濟驚心靡攄動色相歡太子稟自生知
備承聖訓冲姿有裕令望夙彰陛下示以義方形於
翰墨爰於誕育之日勗以仁孝之經上揚祖宗之美
傍考天人之際錫賴所弘教義斯遠足可發揮前古
垂範將來凡在衣冠之流咸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
嗣續造齒胄於上庠漢寵元良但招賢於望苑王化
之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罔不繇教臣等瑣陋謬典
樞衡特奉鴻私幸覩殊貺捧天書而竊抃仰聖澤以
無寧無任悅豫之至望寫六章頒示中外兼編諸簡
策傳之不朽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道達
情性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業受萬民之寄主壘
叶於神心元良貞於國本美其踐履仁孝恭脩友睦
深慰於懷不覺形之諷詠今請具寫六章頒示中外

兼編諸簡策以傳不朽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宜
依來請

十載十月御朝元閣有慶雲見帝賦詩群臣畢和
十四載三月御勤政樓宴群臣帝賦詩數栢梁體群
臣畢和

肅宗屬詞典麗經史百家莫不該覽目所一見嘗加
誦習

上元二年七月甲辰延英殿御座生王芝一莖三花
御製王靈芝詩三章八句是歲李光弼出統河南諸
軍帝於內殿宴送御製詩以寵之群臣畢和
德宗貞元元年河東節度馬燧還太原製宸宸台衡

二銘并序

四年三月甲寅宴百僚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
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群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
九月癸丑百僚宴於曲江詔曰今日重陽卿等遊賞
朕遙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衷因製詩序今賜卿
等一本仍令中書門下簡定文士三五十人應制同
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其文武百寮及文士欲
和者聽翌日百僚畢和帝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四
人爲上等鮑防于頔四人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

二人為平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六年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

七年七月帝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在侍進和兼

題于壁百僚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珣請皇

太子書帝詩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九年正月庚辰朔帝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帝賦退

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等

十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宴賜百僚逾賞初九日以

兩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一年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

曲江帝作詩賜百僚百僚畢和辛亥退朝召百僚詣

延英令中使宣諭曰昨九日聊示所懷文非工也卿

等屬和雅麗深所加之

十二年以政聽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

十三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于曲

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僚詩

十四年二月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仍

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僚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宴于曲江帝命中使薛盈珍

賜詩九月重陽節賜群臣宴于曲江命中使劉希昂

賜詩九月重陽節賜群臣宴于曲江

宣慰帝賜詩

十八年九月重陽節御製豐年多慶九月示懷詩以賜群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帝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宗撰開元訓誠思繼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范漢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幸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脩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帝自製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復遣中使程文幹以書屏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嘗所觀覽故令覽將示卿藩等上表稱賀

文宗卽位每對宰臣等未嘗不深言經學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堪讀上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徒爲異同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辛苦傍求然

後爲有得也

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九年五月乙巳朔以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開成元年三月庚申帝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賦暮春喜雨詩云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寶精思漸浸九夏節復在三春時霖霖垂朱闕飄飄入綠墀郊垌既霑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憂樂萬方佇雍熙宰臣文武百官咸有屬和

三年帝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宣宗雅好儒術或宰臣出鎮卽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

昭宗天復三年三月壬寅御延喜樓餞送朱全忠還汴帝自爲詩以送之

好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言觀乎天文可以察變觀乎人文可以化成也王者奉若天時順乃人理來同區宇班政函夏風教所資

文學為始故聖明之世寤寐以求聽賦誦之聲覽駢麗之作則欣聞想見恨不同時延鴻筆之士闢詞林之館則諷上化下賡唱迭和蓋以潤色皇猷助成盛業故引諭之音不絕乎耳開悟之說有益於心時既隆平物亦咸若垂衣裳而舞干戚其漸於斯乎

漢武帝世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也侍帝帝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召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帝令尚書給筆札書奏天子以為郎後相如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

書若後之矣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所忠往使者姓而相

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

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

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書于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往

焉天子異之嚴助為會稽太守入奉計最因留侍中

有奇異輒使為文謂非嘗之文乃作賦誦數十篇

宣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被者人之姓也召見誦讀益召

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華音戶化反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飲

興協律之事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
放獵放放衆大獵也一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帝曰不有博奕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論語載孔子之詞言博奕雖

之圍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喜好也

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虞

說耳目虞與娛同義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風音鳥獸

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帝又循武帝故

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劉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

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子僑官至光祿大夫進對

或作喬或作橋獻賦頌凡數十篇元帝為太子時喜

王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喜音許令後宮貴人左右

皆誦讀之

後漢光武初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囂賓客掾史多女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

答尤加意焉

班彪為竇融從事及融徵還京師帝問曰所上章奏

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才因

召入見

明帝時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示

平中上疏獻之帝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較秘書應對左右

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辨於前賞賜恩寵甚渥東平王蒼薨詔誥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後巡狩方嶽崔駰上回巡頌以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時楊終坐事徙比地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鄉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

明帝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已後群臣皆當翫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又引侍中王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文人

晉武帝雅好典籍王珣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

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刺史崔挺赴行在所及見引喻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日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

高聰爲輔國將軍與賊交戰望風退敗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郡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有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

後周明帝時宇文神舉爲中侍上士帝方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章帝每有遊幸神舉嘗得侍從又

信自梁歸國帝旣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造膝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與信頗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嘗在左右

隋煬帝初爲晉王時柳詵爲諮議參軍帝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詵爲之冠帝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

庾自直大業初爲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俟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太宗時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重其博物每機務之暇引之談論共觀經史唐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僚宴于曲江詔曰今日重陽卿等遊賞朕遙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於衷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仍令中書門下簡定文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御於延英門進其文

武百僚及文士欲和者聽翌日百僚畢和帝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紆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頔四人爲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入爲平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癸未宰臣奏事于紫宸殿帝曰從來文格非佳昨試進士題目是朕自出所見詩賦似勝去年宰臣李石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頽俗高鍇亦能厲精取士仰副聖旨帝曰四方表奏不真實而尚浮巧者宜罰掌書記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帝曰但効古爲文

自然體尙高遠時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文場秀句一卷九月勅秘書省及集賢院應欠書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諸道繕寫十一月又詔兵部尙書王起進國朝已來能詩人名字馮正爲太嘗少卿統樂立於廷帝以端凝若植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班奏正之名帝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邪遂召升階帝自吟正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宣宗詔新貢舉會於殿柱帝自題曰鄉貢進士

周世宗時扈載初爲監察御史嘗遊相國寺僧院睹

其庭竹翠色可愛乃杼碧鮮賦留題於其院帝聞之命黃門就其院錄之以進俄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卷第四十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一

寬恕

臯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孔子謂一言而終身行者其恕乎况乃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合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纒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於廣大然後一肯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

其善斲弛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勲者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惟新在簡者蒙宥百揆時敘萬邦咸懷君人之德於斯為盛矣

漢高祖初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欲令背漢信不聽通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信後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

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

鹿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句句爭欲

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顧念也可殫誅邪殫盡也帝廼赦

之

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

謀滋甚後及使人為秋請律春日朝秋日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濞不自行使人

代為致請禮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

祥言天子竊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

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

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

釋其謀亦益解

武帝遷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宛軍行非乏食戰死不

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侵牟言如

牟賊之食苗也

天子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迺頒賞

後漢光武建武四年率諸將圍秦豐於黎丘璽書招

豐豐出惡言不肯降朱祐盡力攻之明奉城中窮困

豐肉袒降祐檻車傳豐維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

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

尹敏為郎中辟大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闕文增之

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

見前人增損國書敢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

不加罪而亦以此沉滯

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鹿不成反類狗者駰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奉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

王五六奉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

曰書傳若此多矣隣房生梁郁攬和之曰攬謂不與

對也禮記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

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

駰請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曰臣

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誅責也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為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焉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輒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

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

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曾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於郊而與

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為田符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而稚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戍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怨其事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

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和帝時周榮初辟司徒表安府安舉奏竇氏事皆榮所具草後為潁州太守坐法當下獄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順帝時雷義為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帝詔皆除刑

楊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當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居河內朝歌以病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

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匹夫所執強於三軍固敢

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謂日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寵以藩

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在狷也音狷

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靈帝時范冉或作丹辟司空府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

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帝詔書特原不理罪

獻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時未晡入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變也朝臣皆賀帝令候焉未晡一刻而食賈詡奏曰立司候不明疑誤

上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玄遠事驗難明欲歸咎史

臣益重朕之不德也

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謠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下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晉武帝泰始初司隸較尉李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黜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削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

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飲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群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又武帝嘗因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較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德雖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

直臣故不同也

何劭爲中庶子與其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尊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太保劭父曾也

裴秀爲尚書令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武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人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永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王宏爲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績武帝下詔稱之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元帝初阮孚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帝以孚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按帝每優

容之琅琊王哀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
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
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
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
賊寇歛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
正應端拱嘯詠以樂末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嘗侍
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周訪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
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
之罪

康帝時阮裕在東山徵散騎嘗侍領國子祭酒俄而
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收逼並無
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
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

後魏道武攻中山未窺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群臣
以取要方畧御史中丞崔逞曰取榷可以助糧故飛
鳴食榷而改音詩稱其事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
食乃聽以榷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取
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
而收榷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

太武時古弼爲安西將軍及議征涼州與尚書李順
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帝不從旣薨姑臧徵
之以其有將畧故弗之責也

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於食中
得虫穢之物並笑而恕之

延興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守津塞
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
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
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行貸之

穆罷丁公崇之後世爲虎牢鎮將嶺以不法致罪孝
文以其勲德之冑讓而赦之

房伯玉初爲河間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
亦叛入齊爲南陽太守孝文尅寔伯玉面縛而降孝
文引見伯玉并其叅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
宇方欲一清寰域卿輩爾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
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旣小人備荷驅使緣百口在
南致拒皇畧罪合萬死孝文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
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
蕭鸞自貽伊譴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
遭陛下乞生命孝文曰凡人唯有兩途知機獲福背

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為降何人有罪且
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卿答曰在此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方卿
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
從弟思安為樂陵太守頰為伯玉泣請故特宥之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時孝文南征徵兵聞集潁陽
道悅以使者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
其罪時道悅兄觀為列兵郎中而奏道悅有黨兄之
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劉昶孝文時除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
不覓昶乃班師太和十九年帝在彭城昶至入見昶
曰臣奉勅專征覓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
威靈伏聽斧鉞帝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
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覓
而還豈但卿也

宣武時李澤為東都守以賊徵還帝使武士提以入
澤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帝笑而捨之
孝莊時溫子昇為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
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
甚怒奏人代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為此

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北齊神武時李義深初爲魏龍驤將軍義旗初歸帝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帝奔兆兆平帝恕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

後周太祖以耿豪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帝惜其驍勇每優容之

隋文帝開皇六年維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以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孫帝曰朕承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賀若弼坐怨望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帝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帝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虞慶則使突厥還會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穎等帝因曰高穎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勳矣楊素曰皆驟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陝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

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

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王仁恭爲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高祖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

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

李靖破突厥送隋蕭后於京師初有降胡言中國人有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鞠之帝曰往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旣往之愆不須問也

韋挺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攝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庶人承乾多罪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禁中語徙邊挺時亦預其事太宗謂之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尋拜太嘗卿承乾之廢也挺又以交構聞太宗竟寢其事待之如初十九年爲御史大夫從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衡人公嘗置辭怨望會嘗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

所與嘗書太宗召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
之仍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
史

江夏王道宗從征遼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壞道宗
失於部署爲賊所據歸罪果毅傅休愛斬之道宗跪
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
明土山之失具非其罪捨而不問

賈敦頤爲洛州司馬有罪當下獄太宗欲宥之御史
再三執劾太宗曰爲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億兆之
人豈能無過吾去其太甚者耳若有奏劾卽陷酷刑
孝子猶不可從厥父而况道義合能久事其君乎竟
赦之

高宗永徽五年雍州叅軍薛景宣以脩築京師羅郭
城功畢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後尋卽殂落今者
營築必有災咎又揚正道有隋之孽流竄比蕃隨突
屈歸化便卽詐死今日猶存有人隱藏猶未彰露帝
大驚遂令推寃正道死曲旣知景宣詐妄左僕射于
志寧等以其言涉不順請誅之帝曰景宣因上封得
罪恐難直言之路特令免之

乾封中帝謂司戎少當伯楊武曰卿在司戎授官多

非其才何也武日臣妻剛悍此其所囑不敢違阻帝
聽其不隱笑而遣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卽位麟臺監張易之等先以潛
圖逆亂伏誅詔有與易之往復書疏並焚之用安反
側百寮莫不稱慶

玄宗開元六年十月癸亥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
詔曰此每晝至側景夜至分宵期間政要用忌寢食
但能會理不責其文具州張希嶠上表及詞義鄙淺
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直其
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於法且令河南府示語遞選
本貫

十二年七月黔中道招討使內侍楊思勗討平溪州
賊帝謂賊帥覃行章等曰汝破傷州縣殘害吏人據
汝罪名合寘刑法我好生惡殺特捨汝命可授汝南
州洵水府別將往欽哉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關
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馬管崇嗣爲王都虞候
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真卿進狀奏彈之帝曰朕兒
每欲出朕一二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卿
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真卿

乾元元年六月戊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慎罰以卹人命屬從罔理罪疑從輕成湯有解網之仁光武有焚書之令蓋惠彼至理受其刑章是以法不濫加刑所以措也間者時遭寇逆患在干戈衣冠之流逼迫者衆事不獲已情稍輕焉頃者委在三司窮其五聽議重者累中刑典稍輕者猶被勾留况時久淹延人皆窘乏衣食且猶不給家屬又悉乖離艱難之憂無甚於此豈朕泣辜宥罪作人父母之意耶况恩澤頻加科條遞減原其事狀稍近平人豈可尚議遷貶窮其反側萬方有責罪實在予一物失所憂將誰屬永言憫念用惻於懷蕭兩京官應被賊逼授偽官三司所推問未了者一切放免其賊中守本官至冬方選曾受驅馳既寬刑典免其貶降並至來冬放選合得官時仍委所司量事輕重注擬其已貶官者續有處分

上元二年正月詔安祿山僞置三司有名應在流貶者原情議罪負國誠深朕已捨其殊死竄於荒徼固當與衆共棄長爲匪人然皆邦家舊臣嘗挂纓冕使其終沒裔土永慙慙魂孰若貸以殊私俾令効節亦准例處分兼委中書門下量輕重類例奏取處分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渤海質子盜脩袞龍槍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捨之

十年二月乙巳昭義軍節度留後薛萼以失守至自相州見於銀臺門之內殿河陽三城使當休明至自河陽素服待罪金特詔釋放

德宗貞元初韓遊瓌爲邠寧節度其子欽緒與李廣弘謀逆事發腰斬遊瓌以其子大逆表乞代免且自詣闕謝帝固止之寄任如初遊瓌又械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帝亦捨之及遊瓌來朝以其子欽緒謀逆素服待罪朝堂帝釋之勞遇如初

憲宗元和六年正月丙申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攝太尉張茂昭宰臣于頔李藩並行事失儀詔釋罪

十二年十月乙卯淮西平甲申詔其淮西諸州鎮官吏將健雖被脅汙皆非本心除同惡巨蠹者一切不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七月鹽州送到先劫烏白洲鹽女子拓拔三娘并婢二人召入內親詰之赦罪送本州

敬宗卽位召嶺南節度使孔戣爲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戣在南海時家人受賂帝不之責改右散騎常

侍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贊善大夫李方現與惡徒燕昵爲其所歐詔以事經恩蕩釋之而不問其父保義軍節度使寰知之奏請削奪方現官階仍乞追赴晉州杖之金不許

開成四年五月諫議大夫韋力仁仗內奏曰臣伏見軍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別今富商大賈隸軍司若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之時固不宜有此禁軍是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備不虞不合攬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勅統帥令各歸其分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語事須當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蓋論名分耳李璿曰軍家所出榜是自捉軍人百姓卽府縣自捉此無乖名分帝曰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怪之

後唐莊宗入汴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詔原之瑒初事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等縣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視瑒惶恐請死帝怒之未幾移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五月有軍人於軍器庫內盜銀鎗一條帝捨其罪侍臣以盜庫器於宮內其罪難恕帝竟釋放

長興二年五月泗水縣令李雲獻時務策天下民除田土徵租稅其餘不計是何物色並請配定稅錢勅旨益國利民方爲良策越當生事則亂焚章李雲粗讀儒書曾居假官所進條件既廣徵引仍繁而於職畧之間荒唐頗甚且鄉閭之內苦樂不無則可沿古制而檢繩度物宜而均濟豈得請行峻法大撓群情詳暴歛之品題無稍通之氣味况五兵乍息兆庶小康忽有此陳未測何意便合勘窮疎率申舉科條尚緣言路方開政刑務恤特從寬宥俾自省循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繇詔旨二日至京而通事不敢引對留於閣門久之自至後樓朝見帝以故將不之罪

是月庚戌獻時務人前澤州錄事叅軍韓滔所司而試策問一件無詞以對敕旨以納言路廣進策人多別出試題蓋防假手韓滔獨隳衆例輒出已懷敢以閑詞有違明勅而又情惟自衒事匪合宜朝堂干祿之時尚猶徇強州縣親人之處可認作爲便合舉違

敕之科加不恭之罪緣當誕月刑法務寬宜殿一選
末帝清泰元年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帝按兵於懷軍
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於軍皆帝以其才
名優容之詔遣歸籍

二年三月太嘗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畧曰朝廷任
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
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間策
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請虛設具員枉耗國力
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明文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
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都本將武考試武藝

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
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寮請內出策題下
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
大位無大才者卽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
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悻故諫官劉濤楊昭儉
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
錯誤帝召學士馬喬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
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
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
奏太嘗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

論乞將施行分明黜陟朕嘗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理以貞觀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參輒上封章恣行訕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彌縫德參之狂瞽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採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虚心渴見便佞詭隨之說杜耳惡聞史在德近所貢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蓋以中書既委參詳合盡事理朕纘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雖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冀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寬在德之罪爰令停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諫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今朝廷粗理俊又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爲多去一在德未足爲少苟可懲勸朕何愛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敷奏朕亦優容宜體合洪勉思

冊府元龜 寬恕 卷之四十一
竭盡凡百在位悉聽朕言

晉高祖天福四年秋七月御史奏太子賓客韓暉國子祭酒唐洎左丞崔稅吏部侍郎盧導左司郎中趙上交左贊善大夫李專美太嘗博士祝格左龍武將軍李藏左衛將軍李崇本入閣後至衝班失儀帝以人之小過不用情不撓法雖曰失恭恕而已矣遂不令罰俸

少帝天福七年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下道賊城其安燧進弁骨肉並自焚擒到從進男弘贊斬之差人監送襄州行軍司馬安友規到關釋罪賜服帶靴笏

周太祖初親族及王峻家並爲劉銖所害帝入京城銖夫婦裸露以席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銖曰與公同事先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還惜否銖但稱死罪時群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劉侍中墜馬傷甚昨夜又軍士凌逼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族罪不容誅然寃報往還循環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屬何如群臣稱善及奏從之廣順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銖妻陝州莊宅一區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押步騎三千赴維州皆樊愛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旣誅其主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維州

二年尚書吏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賦詩賦文論策文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曠楊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放及第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

冊府元龜卷第四十一

戊午十一月初四日

册府元龜

卷之四十一

寬恕

册府元龜卷第四十二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等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等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等

帝王部 四十二

仁慈

儒有百行仁為之宗道有三寶慈居其首君人者本之以成帝德行之以宅天下天下之民愛而戴之何莫繇斯之道也若乃蜡氏除黻列於秋官詩人行於系於大雅禁方春之剝毀則澤被合靈戒不昧之

帝王部

伐則恩加植物至於寘滅獲乎生齒遠幽閉於所
釋俘虜之窮困購陷沒之良口若是數者時而行之
則萬物由庚而况於下民乎四夷慕義而况於中國
乎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又曰民罔嘗懷懷於有
仁其此之謂歟

商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
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食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
此無主也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
耶遂令吏以衣冠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
枯骨又况人乎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
免爲庶人

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
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成帝永始四年六月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

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不以道取為畧

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

法從事言從賣人之事以結其罪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一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放兵大掠成都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

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

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

天俯視地觀放麀兒啜羔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

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拔攻中山

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

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從事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

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值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著
為令

三年二月勅侍御史司空日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

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騂馬可輟解輟解之夾轅者為服馬

服馬外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羊牛者無

使踐履折傷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孔子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安帝元初二年二月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
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

者賜錢人五千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

寇害殘夷最甚謂此年張曼寇廣陵華孟寇九江也生者失其贖業死

者暴屍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

我元元嬰此因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尼掩骼埋胔之

時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其調比鄰見穀出廩窮弱收葬枯骸務

加理郵以稱朕意

魏太祖漢建安中陳宮為呂布守下邳布敗太祖會

宮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

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

在宮也官死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齊王景初二年卽位詔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
正始七年秋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
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力竭
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
者郡縣賑給之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
百七十人歸於家帝又嘗幸王濟宅濟供饌甚豐悉
貯流離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
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
也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孝武太元十四年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
者一皆散遣男女相配匹賜百日廩其役爲軍賞者
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
饑寒切已唯恐朝夕不濟所急溫飽而已何暇及仁
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繇於此也非夫耕婦織內
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

作技巧自輸悉出以配鰥民

大武太延元年正月癸未出道武明元宮人令得嫁
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於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
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
及典圍將較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畋獵皮肉別自
頒賚是月詔曰前以民遭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
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
容不時檢較今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
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

論

獻文皇興二年十二月詔曰頃張永逃擾敢拒王威
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寃痛朕甚愍焉天下民一
也可敕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路骸草莽者
收葬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自今京師及天下之囚罪
未分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公給衣衾棺槨埋葬之
不得暴露

太和二年二月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
人賜貧無妻者

三年二月帝及皇太后幸代郡溫泉問曰民疾苦貧

者以宮女妻之七月詔官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

四年九月詔日隆寒雪降諸在徼繹及轉輸在都或

有凍餒朕甚愍焉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有囚之所

同巡省察饑寒者給與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

五年二月大赦天下免官人年老者還其所親四月

甲寅詔日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之處皆救

埋藏勿令露見

六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詔日虎狼猛暴食肉殘生

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既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

捕

九年八月詔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

天之所譴在恭一人而百姓無辜橫罹艱毒朕用殷

憂夕惕忘食與寢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

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為妻妾遇之非理

情不樂者聽離之

十三年九月免官人以賜北鎮人貧鰥無妻者

十八年十二月南伐齊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

男女之口皆放還南

十九年八月幸西宮路見壞冢露棺駐輦殮之

宣武景明三年二月詔日自比陽旱積時農民廢

寤言憎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

正始三年五月詔曰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順辰脩令朝之嘗式今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篤癯無人養救因以致斃暴骸溝塹者雒陽部尉依法棺埋永平二年十二月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庚戌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骸之禮誠所庶幾行殮之義冀亦可免其諸有露屍者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

後周明帝二年二月詔曰王者之宰世莫不同四海以遠近爲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恭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場之間交相抄掠入賊者悉可哀傷自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

武帝保定五年六月詔曰江陵人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俱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

建德元年十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

民

六年十一月詔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掠在化內爲奴婢及被抄平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免放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

靜帝大象二年詔南定北光衛巴四州民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並免其爲民復其本業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麋卯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窳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三年四月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耽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剗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群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繇數放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

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苟循目前不爲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闕內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贍詳思厥衷更爲條式

六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戍役煩重師旅薦興元元無辜墮於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宏黨淪亡邑居散逸墳隴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爲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骸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窳窳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於前此爲非類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是月癸酉詔曰爰始正家刑於四海王者內職取象天官上備列位之序下供掃除之役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摛求無度朕嗣膺寶曆撫育黔黎克已厲精庶幾至理顧省宮掖其數實多懋茲幽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罷散歸其戚屬任從婦娶自是後官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在內鷹狗狴等並委五坊使量留餘金解放

九月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

貞觀二年四月詔曰隋運將盡群凶鼎沸干戈不息饑饉相仍流血成川暴骸滿野朕徃因軍旅周覽川原每所臨視用傷心慮自祇膺寶命義切哀矜雖道謝姬文而情深掩骼諸有骸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瘞稱朕意焉

九月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官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洒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各遂其性於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宮西門簡出之

三年四月詔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賜粟一石

四年九月詔曰突厥種落徃逢災厲病疫饑饉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屬幽魂靡託酸奠無所永言矜悼有懷隱惻宜令所司於大業長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脯致祭速爲埋瘞務令周悉以稱朕意焉

十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遍覽群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係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嘆曰令律決笞者皆云解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羨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筮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蠶來未悟不亦悲夫卽日遽頒此制

五年二月詔曰甲兵之設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葉馳競恃力肆威鋒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方稱快意屍若亂麻自以爲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弘掩骼之禮靜言念此憫嘆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剋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奠焉

五月有司言贖得男女八萬口初隋末大亂中國人多沒於北夷至是突厥來降帝遣使以金帛贖購之七月甲辰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日戰亾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

八月遣使於高麗收隋戰亾骸骨設祭而葬之

十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齊朕於難者刊石爲鐫真形置之左右以

申帷蓋之義初帝有駿馬名馭露紫霜每臨陣多乘之騰躍推鋒所向皆捷嘗討王充於隋蓋馬坊酣戰移景此馬為流矢所中騰上古堤右庫直立行恭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

十五年三月如襄城宮登于邏坂見暘者僵於路駐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十七年三月帝觀漁豸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綱而止

十八年二月幸壘口村落偏側問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復移之寬鄉

四月辛亥幸九成宮已未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麀鹿懷孀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便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推己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則天下有識者懷之推己之惡死以及蟲豸含生之者何有不賴所以明日不行十九年五月征遼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荼原野良可哀嘆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瘞之

十月班師詔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
婢一萬四千口金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
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准其直
以布及錢贖爲編戶焉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及
至幽州夷俘金列於城東拜道稱謝舞躍擗地宛轉
塵埃從行者愍之爲灑淚初帝之渡遼也莫離夫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葢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金隨軍
請自効帝謂之曰非不欲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爲
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
不忍也戊戌帝悉令稟食而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
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二十一年六月詔曰隋末喪亂邊疆多被抄掠今鐵
勒金歸朝化如聞中國之人先陷在蕃內者流涕南
望企踵思歸朕聞之惕然深用惻隱宜遣使住燕然
等州知見在沒落人數與都督相計將物徃贖遠給
程糧送還桑梓其室韋烏羅護靺鞨等三部被延陀
抄失家口者亦令爲其贖取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甲午詔曰爲國之道必崇簡惠
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
六宮刑於四海旣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

相繼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蒼積選納逾廣
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
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於憂
競納隍之心實勞於夙夜率繇成訓仰遵先旨卽位
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官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
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乖幽閉良深
矜憫又去年霖雨頗傷苗稼在於州縣非無乏少資
給後庭有妨國用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官人可令
官司料簡具錄名帳所司依狀散下歸其戚屬若無
近親任求配偶所在官府存心安置勿使輕薄之徒
輒行期誘空有竊資之弊便無偕老之託務加存恤
令遂所懷

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較獵於韭山帝身射禽
獸獲鹿及雉兔數十令代官厨應烹之羊盡放令長
生焉

咸亨四年正月詔咸亨初百姓遺棄男女有收養及
驅使者聽量酬衣食之直放還本家閏五月禁作筭
捕魚營圍取獸

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漢故未央宮舊基引從臣
賜宴有群鹿經殿御前羽林騎士獲之以獻帝皆命

放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制宮人比來取在京百姓子女入宮者令放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曰犬以守禦鷄以伺晨有用於人不同嘗畜好生之德徧宜矜及自今並不得屠殺

二年三月太上皇詔今年斷食鷄子雖寒食百糲亦不得進六月禁殺牛馬驢等犯者科違詔罪不得以官當贖公私賤隸犯者決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二年十月詔曰乞力徐等天迷神怒背義忘恩憫其下人制在凶帥積骸暴露潤草塗原言念於茲豈忘惻隱其吐蕃戰死人等宜令所在州縣速與瘞埋俾有申於弔極庶無隔於華裔

三年二月北庭都護郭虔瓘破吐蕃及突厥默啜以其俘來獻帝謂俘囚曰爾等背恩作逆罪不容誅念爾等無知特宜釋放

五年七月隴右節度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爲編戶親語之曰吐蕃俘囚等是爾蕃部於我國家送款降婚分之疆界我不爾詐爾無我虞近年爾忽縱兇猾不守誠信犯我群

牧侵我州軍旣籍防閑故有經畧臨陣所虜准例應
誅我情在好生今爲爾屈法並捨爾等性命作諸州
編戶卽宜聽有司處分

十一月丙辰詔曰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
報其功馬牛驢皆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
不令宰殺如聞比來尚未全斷群牧之內此弊尤多
自今以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牛馬驢肉其王
公已下及天下諸州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
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使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
御史隨事糾彈

十二年四月隴右節度使王君奭破吐蕃來獻戎捷
帝謂吐蕃俘囚等曰凡蕃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
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捨汝
性命以申含養並向鴻驢待後處分

十月將封泰山詔曰自古明王仁及萬物今助天
育方欲告成其緣祀祭及在路供頓犧牲餼牽禮不
可闕除此之外天下諸州並令斷屠及漁獵採捕駕
迴至京都依嘗式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教順天時
無違月令所繇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

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禁傷麋卵以遂生成自今已後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獵採捕

五載正月詔曰永言亭育仁慈爲本况乎春令義叶發生其天下弋獵採捕宜明舉舊章嚴加禁斷宜布中外令知朕意

六載正月詔曰今屬陽和布氣蠢物懷生在於含養必期遂性如聞榮陽僕射陂陳留郡蓬池等採捕極多傷害甚廣因循既久深謂不然自今已後特宜禁斷各委所繇長官嚴加捉搦輒有違犯者白身決六

十仍罰重役官人具名錄奏當別處分其僕射陂仍改爲廣仁陂蓬池改爲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又詔曰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虔誠

蓋不資於廣殺况牛之爲畜人實有賴既功施播種亦力被車輿自此餘牲尤可矜憫况前聖有作難爲盡廢明神克享亦在深仁自今以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常式

十四載正月詔曰陽和布氣庶類滋長助天育物須順發生宜令諸府郡至春末已後無得弋獵採捕嚴加禁斷必資杜絕

肅宗至德三年正月詔曰國有五典幽閉爲重刑有
六宮明章內理所以教之陰禮詔之御服至於衛統紘
緼之美織維綿續之事任適於用則有司存焉頃年
已來仍遭寇盜違其情性則謫見天象恣其供億則
糜費國儲非以達寬煩振繫滯之義也宜放內人三
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無近親收養散配
諸寺安置待有去處一任東西仍各與一房資財以
充糧用并委府縣官勾當勿使侵凌以成朕無爲之
化也

代宗寶應元年十二月戊辰詔曰凡在生靈合登仁
壽自逢艱阻多致傷殘或寇盜爲災斃於鋒鏑或虎
時不稔道殣相望枯骨轉屍多未埋瘞朕爲人父母
良深惻惻將何以示掩骼之禮昭葬骨之仁永念前
修豈忘古訓其京城內外應有舊骸骨宜令京兆府
卽勾當收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繇計會致祭
大曆四年十一月禁畿內弋獵

九年三月丙午禁京畿內採捕漁獵自三月至於五
月永爲嘗式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以文單國累獻馴象
凡四十有二皆豢豢禁中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庭實

至是悉令放於荆山之陽及鷹隼豹豺聞鷄犬皆放之又出宮女數百人

閏五月辛巳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七月商州歲貢繡膠罷之

貞元六年十一月詔曰吐蕃比虧信約自失通和邊鎮之間事資備禦因其犯境累獻俘囚既切懷歸之心後加幽繫之苦永言覆育豈間華戎應所獲吐蕃生口見在者一切放歸本國仍金差人送至界首量事實遣使得自全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二月癸丑釋掖庭沒官婦人朱泚妻徐氏等甲子大赦制後宮細人子弟音聲等人並宜放歸親族又諸軍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宜資給放還本國

三月出後宮三百人及教坊女伎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聚觀謹呼大叫

四月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以殺人者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半人詔給遞乘放歸其國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官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爲妻

以水害誠陰盈故也

十年九月詔澤潞及鳳翔天藏軍每進雞子既傷物性又勞人力宜停進

十二月詔出宮人七十三人分置京城寺觀有家者歸之

十一年禁以新羅爲生口令近界州府長吏切加提舉以其國宿衛王子金長廉狀陳故有是命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御丹鳳樓大赦詔掖庭籍沒罪人妻女等宜並放歸親族

七月詔許逆賊李師道妻魏氏爲尼住法雲寺

八月帝御丹鳳樓大赦詔諸軍先擒吐蕃配在諸處者並放歸國願住者亦聽

九月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條流七十四人願歸本縣餘並請住詔給衣遞乘發遣其諸道願歸者准此處分

長慶元年七月十六日大赦制李師道吳元濟自絕於天並從誅滅念其祖父嘗事先朝墳墓所在並不得令人擅有毀廢

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隼及備打獵狐兔等悉放之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二月詔先在掖庭宮人家口金配內闈年深宮人等金放出外任其所適又詔老宮人及殘疾不堪使役金有父母羸老疾病者金委所司選擇放出

三月赦其諸軍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宜委本道資給放還本國

寶曆元年正月赦先擒獲吐蕃生口配流諸處者委本道資給放還邊土仍不得更受投降人金擒捉人生口

四月涇原節度使楊元卿奏當管平涼鎮守得投降吐蕃劉師奴詔委元卿准近赦送還本國

二年二月鳳翔節度使進到落蕃回鶻四人勅旨令付鴻臚寺待有還蕃使卽放歸國

文宗以寶曆三年卽位十二月詔其在內宮女三千許嫁

太和元年四月出宮女一百人中人押送權於兩街等觀安置

二年五月辛丑詔度支每年旨額年支配進蟬蛇膽

四兩桂州一兩賀州二兩泉州一兩宜於數內量停

三兩餘一兩每年轉次送納帝因對侍講學士許廣

佐語及取蝮蛇膽知生割其腹而後得之帝爲惻然
因命停減

三年四月出宮人一百人任從所適

四年四月詔曰春夏之交稼穡方茂永念東作其勤
如傷况時屬陽和命禁麇卵所以保滋懷生仁遂物
性如聞京畿之內及闕輔近地或有豪家如務弋獵
放縱鷹犬頗傷田苗宜令長吏切加禁察有敢違令
者捕繫以聞

八年二月詔比者滄寇干紀稽諸數年諸道典師金
獻戎捷時方討叛難議釋縲免死戎邊已有恩貸今
滄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懷土之心必有向隅之歎
俾之遂性用洽親恩其諸道所送滄州將徒配流及
邊鎮營田役使者並委本管如有已勅軍職及自有
生業不願去者亦任便住又詔曰蘇州大水饑歉之
後編戶男女多爲諸道富家並虛契質錢父母得錢
數百米數對而已今江南雖豐稔而凋殘未復委淮
南浙江東西等道如蘇湖等州百姓願贖男女者官
爲詳理不得計衣食及虛契徵索如父母已歿任親
收贖如父母無資而自安於富家不厭爲賤者亦聽
開成元年三月詔曰地開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

得富家數百錢數斛粟卽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
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購之勿得以虛
契爲理

二年二月甲子出內音聲人四十八人放歸家

三月壬寅詔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
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鷄及鷄鴨鳥雀狐兔等悉
宜放之起今日至五月壬子日禁京城及畿內
採捕禽獸羅網水虫以遂生成永爲定制委臺府及
本司切切加禁止

三年六月辛亥遣中人監官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
寺觀安置令其親族識認還之壬子又出宮人劉奴
等七十五人還其親族

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遣其所遺淄青節度使奴婢帝
矜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制新攻黨項事不獲已其婦人
僉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濫有殺傷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應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
指揮以上供錢收拾埋瘞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制口夫掩骼著在前經檢
神垂於古典告布諸道州縣所在應有暴露骸骨

勅逐處埋瘞

二年二月詔曰自兵屯郊境事迫機宜互有侵漁交相虜掠既變良而爲賤實威脅以勢臨人或御冤朕寧無慮可各下諸處應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願歸卽命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其丈夫曾被刺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委不是食糧人數便勅本州府各與憑據放還營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卽位以莊宗時六宮內人數千洎蕭牆之變率多流散及帝自關東赴難居至德宮稱制宣徽使處按簿引進猶千餘人時宮使選數百人皆少年端麗者進御帝曰何事須此宮使奏曰宮中內職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闕帝因詔老宮人謂曰入宮幾時對曰曾事乾符帝諳悉故事帝曰宮闈典故非耆艾者曷記所進少年定非前輩因戲謂老宮人曰非惟爾識事故且與予顏狀同耳是日勅少年宮人並令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西川所送者亦令罷歸宮中所識但其舊官人而已

五月辛酉華州節度使史敬鎔奏准宣放西川官人各歸骨肉

二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梁文矩奏去年平蜀以來

人將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
認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河南北舊因兵火虜
者再令條理並從議認

三年六月詔內園鹿七頭命放於深山

閏八月勅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此以知其賞
勸世將刑爲之不舉此以知其刑畏懲世唯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
於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
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
道况賞不憊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
漸少其在京或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朕減常膳諸
州使遇行極法日亦禁聲樂

四年八月癸卯考功員外郎郭正封奏中興平定之
初自數十年離亂編民或爲兵士所掠沒爲奴婢者
旣無特勅釐革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
勅旨曉諭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金勒放歸
長興二年四月丙申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獻時務
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致斃翻以病聞請
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

無病致斃沒地有冤燃死灰而必在致仁照覆益而
須資異鑒書著欽哉之旨禮標側也之文固彰善於
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請致病囚院望依仍委隨處
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差醫人診候治療後
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固違致病負屈身亡本屬官
吏僉加嚴斷兼每及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九月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
今後不許進獻

三年五月癸未勅春夏之交長嶽是務春彼含靈之
類方資亭育之功先有條流解放彈鷹隼自此凡羅
網射止僉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僉宜絕如有違犯
仰隨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于二月
初便依此勅曉示中外蓋循舊制重布新規宣諭萬
邦永爲當式

四年七月乙未帝於廣壽殿對迴鶻使都叔李未等
二十二人進白鶻一聯勅禮賓使解縹放之山林
八月帝受尊號畢制曰諸道凡無主丘墓自兵革以
來經發掘者宜令觀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
末帝清泰元年九月庚戌詔曰朱弘昭馮道孟漢瓊
康義誠王思同藥彥稠等朕志切行仁情唯念舊

顛覆自貽其伊戚而愍傷猶軫予懷宜降特恩許其歸葬其親屬骨肉及元隨職員並放逐便所在不得恐動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卽位赦曰恩推掩骼義顯燭幽允諧遠邇之心冀叶陰陽之序應自舉義已來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殺戮賊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認無主者委逐處長吏指揮埋瘞

二年四月丁亥制當罪卽決式明常典旣往可憫宜示深仁魏清泰中臣寮內有從珂誅戮者竝許收葬五月己卯勅太社內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王業肇興德音屢降念茲旣往屬我維新宜弘掩骼之仁以廣燭幽之德其太社內應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竝許骨肉或親舊寮屬收葬其喪葬儀注聊備飾終不得過制仍付所司

八月詔兵興以來邊疆多事或因虜掠或偶滯留歲序遷移家鄉迢遞宜令收贖俾遂歸還應自梁朝後唐以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虜掠徃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任彼一一收贖放歸本家是月大理正韓保喬上言其畧云伏請天下徃牢

特頒惻憫抱沉疴者宜加藥餌無骨肉者勿使饑寒
庶禔解網之仁用補泣辜之德者勅方在狴牢又繁
疾疹在典刑之自別顧醫藥以何妨實可施行足彰
仁憫宜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或
有繫囚染恙者竝令逐處醫博士及軍醫看候於公
廨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人看候所有罪犯
合據杖責仍候瘞損日科決

三年正月詔命供奉官張殷祚往魏博管內收藏暴
露骸骨

八月勅魏府城下自去歲屯軍已來管界墳墓多經
斲掘雖已曾差使勾當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
祭奠其科例宜令度支給付

十月戊戌赦曰仁及枯骨澤漏重泉眷哲后之芳蹤
乃有國之令典魏府管內軍兵已來墳墓所毀無主
者委逐處官吏指揮隨事脩整祭奠仍仰官中給支
四年七月甲子勅符彥饒張繼祚婁英尹暉等皆受
國恩悉虧臣節孽非天作感實自貽尋正典刑屢遷
歲月宜示燭幽之道用推掩骼之仁宜令近親任便
收塋

五年七月乙丑福建鄭元弼以下三百五十人放還

故土

六年四月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百人放還淮海卽安州所俘也

少帝開運三年二月詔自冬徂春稍憊雨雪掩骼埋骨必契陰靈將召純和宜藏暴露宜令所在長吏依此掩藏仍付所司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勅舍幽育明哲后法之而致理掩骼埋骨賢主著之爲令猷今寶祚惟新璿璣在御踵姬周之至德體虞舜之深仁屬三靈改卜之秋當五兵銷偃之際或墳塋無主幽窆毀發於斂數或戰陣亡身遺骸暴露於原野旅魂無託言念堪嘆應天下州府管界內有墳墓被開發者無人爲主本界官吏量與掩閉勿令漏露或戰場郊野有暴骸露骨亦仰收拾埋瘞以聞

四月泚淮州鎮上舍淮南饑民過來糴物從前通商未敢止絕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饑餓糧宜令泚淮州縣渡口鎮舖不得止淮南人糴易是時淮甸累年災旱流民度淮就食者萬計不令止糴其後淮南立

倉糴我粟畜之商賈利其善價以舟車輦運太祖聞之許其負擔以供養者禁止輦運又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官人竝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放太原投來義軍百姓餘人歸本所

三年四月勅節文應諸道所禁罪人無家人供奉喫食者每日逐人給官米三升

四年正月降下壽州赦曰自用兵以來被虜却骨肉者不計遠近竝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所在不得藏占

四月放懷恩軍士歸蜀是軍當秦鳳之役爲王師所俘帝捨之給以衣廩賜號懷恩軍至是軫其懷土之意故放之

卷末

册府元龜卷第四十三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三

度量 多能

度量

高明博載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豁達帝王之所
以為量也中古已還典策斯畧暨炎漢而下肇起潛
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侷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常

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然興歎駕馭豪傑
廓靈府不凝滯於居處不耽悅於玩好開視向背之
際鎮寧危懼之時故令反側者自安觀聽者效順
乎英槩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
念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愠至於屈法恕
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
得矣

漢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嘗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
丈夫當如此矣帝初為泗水亭長沛令呂公有重客

蕭何為主吏

主吏功曹

王進

進者會禮之財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

千錢坐之堂下

令號令也

帝素易諸吏

易言輕也

乃給為謁曰

賀錢萬

給欺也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引入坐上坐

上坐尊處也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帝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詘懾也

及為沛公項

羽願與高祖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標

悍禍賊

標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十二年十二月帝擊黥布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

后迎良醫醫入見帝問醫曰疾可治於是帝媢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

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圍邯鄲攻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漢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殺之復以爲恥後過潁川欲殺恂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於是解也

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馬援爲隗囂奉書至雒陽引見於宣德殿帝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
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

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初爲

兗州牧以東平畢

諶

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

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諶頓首無二
心太祖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及呂布破諶生得衆
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矣豈不忠於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曾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
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
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

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爲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
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
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嘆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
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
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
太祖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
而奔先主於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爲其
主勿追也

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

犯顏諫無所推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
晉景帝沉毅多大畧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
帝寢如嘗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武帝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初高陽許允既為文帝
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
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
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因南郊
禮畢喟然問司隸較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

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
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簡文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

疑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
橋溫處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
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溫繇此憚服

後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孝文
欲觀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

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崩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知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

後周太祖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及為魏丞相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

隋高祖性嚴重有大畧初仕後周宣帝時以后父為大前疑宣帝有四姬并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宣帝每忿怒謂楊肩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開皇中寧州刺史元諧以潛龍之舊嘗豫大宴於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帝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民非欲誇誕兼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駟使諧默然而退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率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畧宏遠寬仁容眾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群盜大俠爭來歸附焉

太宗自髫鬣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故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為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即

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
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及卽位會州督王長諧坐納賂爲憲司所劾帝不之
罪因賜所賂之物以愧其心
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滕文自云當
王天貳星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滕文何預於物若
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滕何爲乃釋之
十九年帝征遼候騎獲莫離支覘使高竹離反接以
至軍門帝召見解縛謂曰何顏色瘦沮若斯人之甚
耶對曰偷路間行不食數日矣帝命飯之謂曰爾至
使爾爲謀宜速反命寄語莫離支須中軍消息可遣
人徑至吾所間行辛苦亦何以爲帝哀竹離徒跪賜
屬以遣之
高宗咸亨二年七月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
於安市城侃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誅之帝謂
郝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
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
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
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
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後唐高祖初爲大同軍節度使以罪奔達靼居數月
會黃巢自江淮北度椎牛醢酒其酋首酒酣喻之日
予父子爲賊臣護爾報國無繇今聞黃巢北犯江淮
必爲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詔徵兵僕與公等南
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
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靼知無留意皆釋然無間
莊宗膽畧絕人其心豁如也初與梁對壘秦河上梁
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筈之上自鏤其
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
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以例來降帝出箭以視之
思鐸伏地待罪愆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
加衛較太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居常唯治兵仗不喜專事生產
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知其廉欲試其誠召於
泉府命恣意取之帝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
未帝嘗與房知溫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卽
位知溫憂甚帝乃封列土以寧之知溫徑赴維陽申
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

多能

夫王者秉淳粹之氣挺明哲之資究造化之端爲生

民之表宜乎習尚臻於玄妙動作究於精微也至若聽覽之餘穆清之際必務遊息以暢襟靈故有寓情於筆札屬意於管絃取樂於棊奕適意於射御以至翫和扁之書披京管之術或群臣宴衍下表乎同歡或便坐清閑內資乎玄覽足以彰攸縱之智見徇齊之才垂之方冊是為能事故可以戒逸豫而節嗜好刑風俗而滌心志者焉

漢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大篆

鼓琴瑟吹洞

簫簫之無底也

自度曲被歌聲

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被聲能播

樂分州節度

判切也謂能分切

窮極幼妙

讀曰帝又

好音樂善琴笙嘗置鞀鼓殿下

鼓本騎士之鼓

天子自臨軒

搥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

莊嚴之鼓節也

後官及左

右習知音者莫能為

魏太祖才力絕人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竝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允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不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盧江左慈譙郡華佗其陵其始陽城郝儉無不畢至

文帝善騎射好擊劔才藝兼該嘗自敘曰余年五歲

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
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
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備
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
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
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百步日多體健
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弓燕代獻
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
淺獸肥與族弟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麀鹿九雉
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
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
事未覩夫項發口從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
乃爾余曰採有嘗徑的有嘗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
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
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
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
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
阿言昔與越游俱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
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
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

九思元...多能...卷之四十三

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
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偽相
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
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鄴正截其額坐中
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於意去其故方更授
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
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
俗名震戰為坐鐵室鑲楯為閉木戶後從陳國袁敏
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

於彼路直决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果
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
世張公子當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
集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嘗言人少好
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
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一云帝善彈碁能用手巾
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
以所冠著葛巾橄碁角一云

隋高祖潛龍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
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

丹府元...帝王部...十一

人竝登歌上壽竝用之。美因唱和文。卷之四。曲。命。歌。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月。自爲草書屏風。以示群臣。
筆力適勁。爲一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王羲之書。悉購
之。書府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
紙。裝成八十卷。每聽覽餘閒時。取臨翫焉。嘗謂朝臣
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謂藝
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
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及平寇龍。每執
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嘗取吾弱對其
強。取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
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
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
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
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帝性愛書。初置弘文館。選
貴臣子有性識者。以爲學生。內出法書。命之令學。又
令人間善書者。亦徵入館內。是十數年間。海內從風
而靡。工書者甚衆焉。

十八年二月。詔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旣工隸
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遂觸類增長。精
好絕倫。每有新奇。群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太宗操

筆作飛白書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嘗侍
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
罪當死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日婕妤辭輦今見
嘗侍登床五月帝爲飛白書鸞鳳鸞龍等字筆勢驚
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明且五日
舊俗必用衣服翫物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
庶動清風以增德義

玄宗好學善騎射洞曉音律及陰陽象緯推步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御書章敬寺額備鼓吹并神策
馬騎以迎帝御通化門觀之

順宗聰睿善隸書在東宮時德宗爲詩及他文賜大
臣者率皆令帝書之

敬宗性聰睿有斷凡百工之藝皆不習而自能
後唐莊宗洞曉音律武皇帝令歌舞於前三習春
秋手自繕寫畧通大義

册府元龜四十三

冊府元龜卷第四十四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 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四十四

奇表 神武

奇表

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範五事貌為其首是知清明
在躬而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古繼天
而王出震應期莫不體備純元器含異稟實有聖德

煥乎英表乘天地之正故其儀可象參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若夫本狗齊之性挺岐嶷之姿標五行之端冠群龍之首宜乎包神靈之蘊協符瑞之紀魁奇粹穆曼出世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誠哉是言

太昊宓犧氏蛇身人首日角衡連珠 日角角有骨表象日所出眉上

日衡衡中有骨表象象連珠也

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

黃帝軒轅氏龍顏 一云黃帝龍顏是謂結起神明詢知眾臨四海

顓頊高陽氏首載干併幹止法月參 併重也重脅以為表水精主月

參代主輔刈也一云顓頊載干是謂皇甫德美周問天下家足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 一云帝嚳駢齒是謂悍骨德塞無間姦靡齟出

帝堯眉八采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

宿身長十尺 一云堯眉八采是謂通過正身刑典遠近咸化

帝舜日重瞳子龍顏大口黑子身長六尺一寸 一云舜目

重瞳子是謂重明作事可法出言成章

夏禹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 鈎鈐也 胷有玉斗足

文履已長九尺九寸 一云九尺二寸又云禹耳參鏤是謂大通典利除害決河疏江

商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勾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

有四肘 一云湯臂三肘是謂謬翼樣去不義黔首繁息

周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曾有四乳云文王四乳是謂五乳天下所歸百姓所親尔

武王駢齒望羊

靈王生而有髭

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顏額額準鼻也美鬚在頤日須在額日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

宣帝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元帝額上有壯髮壯髮當額前長侵下而生

後漢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

明帝容貌壯麗生而豐下銳上頂赤色有似於堯

章帝動容進止聖表有異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晉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帝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景帝雅有風彩

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副貳相國而文帝欲以帝弟

攸為嗣何曾等固爭日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

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繇是遂定

元帝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日有精曜顧眄

煒如也

明帝黃鬚貌類外家

帝母荀氏燕代人也

簡文帝美風姿舉止端詳

後魏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額大耳衆咸異之

大武帝明元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

道武竒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自此子也

文成帝風格異嘗

孝文帝生而潔白有異姿繼緹岐嶷長而淵裕仁孝

綽然有君人之表獻文尤愛異之

孝莊帝風神秀異姿貌甚美

後周太祖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

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

敬畏之

隋高祖為人龍頷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

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年十六遷驃騎周太祖

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齊王憲嘗言於周

武曰普六茹堅

臣欽若等曰普六茹周所賜姓堅諱也

相貌臣每見之

不覺自失後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帝有龍顏戴干

之表指示群臣帝大悅賜物數百段開皇三年陳遣

嘗侍周墳通直散騎嘗侍袁彥來聘陳主知帝之貌

異代人使彥畫像持出

煬帝為晉王時高宗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口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唐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紫誌如龍郭弘道初仕隋為上食奉御時高祖為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太宗年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曰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編後必繇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

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其口而不知所在

太宗既降薛仁果高祖聞賊平大悅于時李密初附乃令密馳傳迎太宗於幽州密見太宗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慄歎服莫敢仰視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

玄宗儀軌偉麗有非常之表

肅宗為忠王時領河北道元帥玄宗令文武百寮於光順門相見左丞相燕國公張說退謂學士孫逖書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秀發奇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宣宗外晦內朗視瞻特異懿宗姿貌瓌傑有異於人

後唐莊宗爲嬰兒體貌奇特年十一從太祖討王行
瑜因令入覲獻捷唐昭宗一見駭異之曰兒有奇表
乃撫其背曰此兒將來之國慎勿忘忠孝於予家

愍帝貌類明宗後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時年十
四形氣豐厚

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
甚愛之在藩時繼陽市人王安者世稱其善相嘗竊
視帝曰形如毗沙門天王非當人也帝知之竊喜清
泰二年魏府進天王字甲冑千二百副乃選諸軍士
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

漢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光彩識者觀之咸曰
非人臣相也

周太祖形神魁壯趣向奇崛頂上有肉角

神武

惟天可畏必以雷霆奮其威惟聖有作必以神武服
其衆詩稱布昭聖武易著弧矢之利若乃仗順行罰
躬秉武節禁暴以取亂決勝於勅敵矢石之間神色
自若扶義而行兼資智勇臨變出擊不暇冠帶霜戈
月羽雲揚風起蒼爲節度人思効命恭以戡時難清
國步震壘九寓烜赫殊俗姦雄弭心豺狼奪魄猛氣

發於奇表群目識其真主至於馳馬彎弓應弦驚獸
又聖藝之殊絕者也

商湯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商頌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曷曷害也言建旆

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也

周武王伐紂左伐黃鉞右秉白旄以大卒馳商紂師

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闢王武王馳之紂兵皆散畔

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

宣王征徐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勃怒其色前

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陣屯其兵於淮水大防

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故嘗武之詩曰王

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帝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公何

如曰臣多多益辦耳帝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擒

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

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滎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
 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
 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讐焉
 還祠黃帝於橋山廼歸其泉時使郭吉風告單于既
 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
 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
 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何但但空也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
 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
 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

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時率鄧禹等擊王郎
 大破之帝過禹營勞勉吏卒威嚴甚厲眾皆竊言劉
 公真天人也後赤眉君臣劉盆子及樊崇等降帝大
 陳兵馬臨絳水令赤眉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
 知當死否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
 兒大黠宗室無蚩者蚩癡也又謂崇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

也徐宣等

臣欽若等曰徐宣益子丞相也

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

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

魏太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

日獲雉六十三頭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

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

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

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嘗

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賊將見帝悉

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

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

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晉宣帝為太尉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帥

步騎四萬討之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亦出

兵遙為之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

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

後魏太武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

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

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令者率多敗矣

文成和平中幸信都至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
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
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刻石勒銘又嘗幸西苑
親射虎三頭

孝文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膊骨及
射禽獸莫不隨志而斃之

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
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
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

藝夙茂巧會騁虞之節妙盡豐圃之儀威稜攸壘魁
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慙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
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
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爲
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勒銘於射所

後周太祖每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

唐高祖初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
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
合之賊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人出擊之所向皆靡
衆情始定并力奮逐大破之後至龍門縣有賊母端

開元神武 卷之四十四
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遂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宗初從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帝手射殺特勒一人繇是賊退高祖拒歷山飛也深入賊軍重圍數匝帝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千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潰救高祖於萬衆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憤將戰帝苦諫乃止適會步兵至帝奮擊大破之及舉義師西上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且欲停營帝曰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帝當南面部分纔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帝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帝爲流矢所中拔而復戰衝突出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二刀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於緡邑帝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穡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帝躬被

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殲嘗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宮壘未立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於故馬坊憑垣塹之險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帝以精騎陳於北芒親登魏宣武陵以望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二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而進日兵交卽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帝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帝所乘之馬中箭而死易馬又戰地旣險隘賊多牌稍騎戰稍難帝親自射之莫不人牌俱徹應弦而倒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迫于城塹俘斬七千人於是進營城下布長圍以逼之及竇建德舊將劉黑闥舉兵反於相州帝總戎東討每令游騎擊挫之闥嘗於肥鄉列陣帝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厥勇壯絕人直衝帝刃將接帝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嘆又嘗輕騎近山遇三騎皆賊中之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帝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武德九年八月帝卽位是月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彞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繫思力於門下省恭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彞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大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帥大驚皆下

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曜日連旗蔽野頡利見

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露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恭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旣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歎曰非可測也車

駕卽日還宮

貞觀十四年四月帝謂朝臣曰朕少時爲公子未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當取吾弱對其強取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奔命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十九年二月行幸次武德將飛騎歷北山行遇猛虎引弓射之應弦而殂又在雞陽苑射猛虎民部尚書唐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帝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羸突及馬鎧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豕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禕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帝納之因爲罷獵

六月帝征遼東駕次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真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安市城帝自將步騎四千潛鼓角偃旌幟趨賊營北峰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進賊衆大懼帝入自山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長孫無忌李勣等引兵

圍之撤東川梁以斷其歸路帝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所擊一麾而敗天祐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真等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

肅宗初爲忠王嘗與諸王及廢太子射於苑中矢三發連中的觀者咸以爲神

後唐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韶亂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於空射之連中衆皆神伏又嘗與達靺部人角勝達靺指震鵬於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卽彎弓發矢連貫震鵬邊人驚

伏年十五從獻祖討雁勛摧鋒陷陣出諸軍之右軍中目爲飛虎子及爲河東節度使與汴軍戰於洹水之上帝長子鐵林指揮使落落旣戰馬踏帝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踏汴之追兵將及帝背射一發而斃乃退

莊宗初爲晉王嘗勞軍於魏縣因率百餘輕騎循河而上將規梁軍時陰晦未霽劉濤率羣賊五千伏於河曲叢木間伺帝已過羣賊大譟圍帝數十重戈稍如林帝以百騎馳穿其間左右奮擊賊稍皆萃於帝帝躍馬大呼而乘之梁軍倅易四處斬十餘級決圍

而出會援軍至梁軍遂退帝顧軍士曰幾爲寇噬軍士咸曰大王神武應天英才間世故非虓孽敢犯軍塵今日之事適令賊見大王之威畧耳又嘗與梁軍對壘於濮州北謝彥章夜率精甲五千餘衆伏堤塢之下帝嘗觀兵於塢上俄以十餘騎輕行登塢梁軍竊發圍帝數十重我後騎繼至攻於圍外帝於圍中躍馬斬擊觸鋒冒刃決圍而出合外騎接戰俄而李存審至賊遂退走斬首數百級時嘗銳於接戰每馳出營嘗身先士卒存審叩馬進諫請無輕行帝何存審有間卽策馬而出顧近侍曰老子妨吾戲其英武如是王鎔王處直亦遣使致書請帝不躬御士卒曰天下元元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王無自輕言其切至帝笑謂其使者曰漢高祖馬上得天下身百餘戰然後成帝功予不敢希慕前人安能局促於床養以肥其軀耶及進軍胡柳隄梁軍亦至帝親率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亘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衆當其西鎭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彥章居中軍兩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瓌王彥章皆單騎而走

周太祖嘗謂侍臣曰

朕五六歲時每聞莊宗破夾寨與梁太祖爭天下自是十五年終滅梁朝中興唐室夾河戰陣朕預其間若神武英豪近古無此人主

開宗初在太祖左右凡出畧遊仰視飛鳥命帝射之控弦必中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謀叛據櫛武武皇命李存信誘而襲之弁嬰城固守士乘城多為所傷軍衆沮撓帝率其屬登梯奮擊士衆退者瞋目叱之夷傷復起人百其勇弁勢危蹙遲明道走帝單騎追擒獻於軍門太祖尤所嘉獎

晉高祖初事後唐明宗領親騎左射軍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後有河北之地開霸府於鄴梁祖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

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我城下莊宗至自其陵兵未陳多為鄩所掩蔽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竟收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耶因頒以器帛後親為唱蘇唱蘇者當時以為異恩繇是知名

漢高祖素有大志所至輒觀山川形勢心畫都邑營壘之宜同輩異之明宗嘗與梁人對柵澶州德勝口晉高祖以懿戚領親兵一日與帝俱行為敵人所襲晉高祖馬甲糞擔連韋忽斷帝素勇捷輟騎以授取

斷革者綴以自跨徐殿其後追者謂其有伏乃得解
晉高祖壯而感之有明宗腹心王繼弘見之以事聞
明宗明宗深加賞異謂晉高祖曰此可任之及明宗
卽位晉高祖復領其軍帝又事焉天成中晉高祖自
六軍諸衛副使出爲北京留守以帝有權畧加疇昔
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較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
藻戲於池面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事官懼呼拜
賀世宗朝命翰林繪工寫之繚素詔學士陶穀爲之
讚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時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樊愛能何徽之失律也騎軍數千馳突南走控弦
露刃劫掠輜重衆庶大擾驚走不可勝數帝遣近臣
及親較宣諭止遏莫有從命者散卒兇勃頗害使臣
皆遁相揚言契丹大至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
暮知官軍克捷散卒稍稍而迴亦有達曙而不至者
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破寇敵
不然則社稷幾級_若旒矣

六年帝幸滄州入瓦橋關五月侍衛使李重進已下
諸將相次帥師而至僞瀛州刺史高彥暉上表歸順

開南平凡得州五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是行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

下

册府元龜四十四

十一月初六日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卷第四十五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五

謀畧 權畧

謀畧

夫王者龍興大人虎變莫不乘期運而起膺命曆之
數龜是三神眷命百姓與能然後履至尊而制六合
發大號而奉帝統者焉若乃經綸草昧之際艱難開

創之始維御群品驅攘醜類決機帷幄之內矢謀能
頃之間密不容髮迅如發矢斯固奇畧獨運宏謨絕
出制勝以無失闔智而邁倫者哉若乃端委南面總
制萬機舉無失策識參彙表開物成務而卒以戡濟
臻中制外而臻乎底定斯皆稟英睿之姿包遠大之
度而能揚茂烈於當世飛淑聲於無窮者也

漢高祖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曰豨嘗爲吾使
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
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
歸者皆舍之帝自東至邯鄲帝喜曰豨不南據邯鄲

北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當山二十
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帝曰守尉反乎對曰不
帝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
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地帝封
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
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
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
故賈人帝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
降

後漢光武為更始大司馬徇河北先是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
 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
 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
 嘗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
 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
 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
 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
 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
 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
 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
 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納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
 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
 降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馳白
 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兒語遂殺之
 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滎陽光武乃以馮異為孟津
 將軍拒朱鮪異乃遣李軼書軼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
 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餘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

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魏太祖初爲曹公西征馬超韓遂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黠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姦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

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角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願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晉武帝初爲魏武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矣魏武

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魏國旣建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時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而仁圍甚急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犄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吳大帝果遣將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文帝卽位轉丞相長史吳大帝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吳大帝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仍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夾帝乃潛軍進討平之又曰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旣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

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懿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搥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竝然之五年諸葛亮寇天水天子使帝西屯長安車騎將軍張郃勸帝分軍住

雍郃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軍險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矣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兵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車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青

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恭郤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軍欲徃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豈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營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持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景初二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以太尉帥步騎四萬次於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十七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通沉舟焚梁旁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則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

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移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入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之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荒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捉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薪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番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正始七年吳寇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宐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脩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

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今賊以三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

景帝爲大將軍魏嘉平末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異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

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帝乃敕欽督銳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二年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向關帝時帥師征之欽屯項城進軍將攻鄧艾帝潛軍街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旣謀而行三謀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今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鴛少而銳引軍

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魏文帝甘露二年以大將軍討諸葛誕參淮南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楊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竝請攻之帝曰誕之謀逆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旣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後竟如其言景元四年爲大將軍輔魏政將伐蜀乃謀於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竝進此滅虜定號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

衆不過五萬今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備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畧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衛絕姜維歸路鎮將軍鍾會等又自駱谷襲漢中遂平蜀未元帝時建威將軍周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與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禮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疆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

後魏道武初爲代王左長史張袞從帝征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帝曰今日追賊糧盡不宜深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不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漢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又嘗遣質狄干結婚於姚萇萇死與立因留狄干與弟平率衆寇平陽道武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更唐小方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與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崙與與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子忿與與國交好乃叛與邀留社崙馬乃遣使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道武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明元初卽位時晉將劉裕伐姚泓帝遣侍中長孫嵩知山東諸軍詣平原緣河北岸又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遜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羅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

孝文時僕射李冲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羅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羅從羅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闔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已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脩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唐太宗在隋末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帝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帝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帝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令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者則爲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籌

武德元年十一月帝平薛仁果於折墺城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旣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

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帝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蒐救也羅侯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傷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墜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筭諸君盡不見耶諸將謝曰實爲聖畧乃非凡人所能及也

二年十一月討宋金剛于安邑諸將咸請將帝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騎將皆在於此劉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虚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畜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張綸進逼西河而晉澮城堡並來歸附賊轉輸路絕其衆遂餒三年四月金剛果遁帝追之及尋相於呂州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效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餒糧

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帝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遇易失金剛走到介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吾家國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爲辭

四年討王世充恭東都會竇建德以兵十萬來援王世充至恭酸棗帝議將拒之蕭瑀屈突通封彘及諸將等進諫曰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班師且據穀州以觀勝負帝不許曰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

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今我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險爭鋒吾當破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足以臨之一行而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如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候其變帝又不許於是留瑀通輔巢刺王元吉以圍王充親領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當時日出軍歷北芒渡河陽而去世充登城因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四月帝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帝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

騎而已謂左右曰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乘險追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疑爲斥候帝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竝援槍而至從者皆失色帝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徐引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帝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九年初卽位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帝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輒將兵入我畿縣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今若放還當謂我懼繫思力於門下省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隔渭水與可汗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精甲耀日連騎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繇是大懼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頡利之兵雖衆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醉而縛之因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

忌李靖設伏於幽州虜若奔還伏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然我卽位日淺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不能忘懷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爲患非細我今卷甲誦戈嚼以玉帛彼旣得所欲固知其退頑虜驕恣必自是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貞觀十九年征遼旣渡遼水撤橋梁以堅士卒之志領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欲與之同勞苦分尤重者親於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及班師渡遼水至渤鍇水八十里關遼

澤餘潦車馬不通詔長孫無忌楊師道率文武官寮及征兵萬人剪草填道而進水深之處以車爲梁道太宗憂梁道不成自韜柴馬上詣無忌等以助役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帝以萬騎十餘人自恃平韋氏功肆行凌暴士庶多苦之竝授以外官又停以戶奴爲萬騎更增置飛騎隸於左右羽林衛京師大悅

文宗開成三年十月易定軍亂不納新除節度使李仲遷請立故節度使張璠之子元益爲留後宰臣欲議征討帝曰易定兩州地狹人貧軍資半在度支急之卽無所不爲緩之則必生變卿不須更言第令謹

守封境曾不逾月軍中果有異議但以不便李仲遷
爲辭帝亦屈法從人遂罷仲遷而以元益爲代州刺
史果至不戮一人以定一方乃神武不殺之功也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四年四月召周德威軍歸
晉陽汴人旣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
無復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繼帝知其不
備籌之口賊師寢謀唯憚先帝今聞我新有家禍必
謂不能與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幸聞變故
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甲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
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方其易解
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王師潞州
北黃碾下營五月辛未朔晨霧晦冥帝率親軍伏三
垂岡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明宗時總帳
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斷夾城
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
齊進明宗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賊不意我師遽至
賊黨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斬萬級
獲賊將副招討使前鋒都指揮使符道招洎大將三
百人夾城中芻粟百萬僞招討使康懷貞得百余騎
出天井關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旣而嘆曰生子當如

是李氏爲不亡矣吾家諸子豚犬耳

十三年二月與梁將劉鄩相拒於澶州帝知劉鄩將速戰乃聲言歸晉陽誘動其兵帝令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嚴駕如西行之備實勞軍於貝州劉鄩覘知謂帝已歸晉陽乃令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我城下延直夜半至於南門城中選士五百持短兵竊出乘其無備突入其中譟聲動地梁軍自亂踰垣赴塹爭相蹈藉遲明鄩軍自莘至於城東與延直殘衆合劉鄩軍之起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時命明宗典親軍自魏州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與明宗當其前劉鄩卒見帝軍懼形忡色曰乃晉王邪引軍漸却帝追之至恭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我師前後爲方陣賊於其間爲圓陣賊四面受敵初一合擒賊騎軍數百再合劉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我騎軍追擊之賊步兵合戰短兵旣接我軍鼓譟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明宗馳鐵騎千餘突入其間賊四向披靡相鞠如積我師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千里追討敗衆皆匿於村園茂樹登者旣衆其枝殆折皆命下樹遁去騎軍追及河上十萬爲群赴水而死時賊步軍七萬殲亡殆盡旣定魏州梁將劉鄩據洹水而軍魏

人上言曰張源德擅據我貝州源德比是吾人事急必來歸我貝州若下北面無虞可以東出兵師徇地滄海先收郡縣控扼河津不出半年瀕海以西皆爲吾土矣帝曰吾策則不然貝州魏之邊郡壁壘完堅張源德託附劉鄩勢難卒解昨投來者說已又添軍必若攻之未見其可德州是橫海支郡西接貝州張源德每用軍機又與滄帥共爲首尾昨偵德州無備可以輕騎取之我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滄州門外是我戰場待二豎各保孤城然後乃圍進擊於是遣騎軍五百晝夜兼行襲之群將不意我師至踰垣而遁遂拔其城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中

明宗初爲邢州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率衆二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趨之計諸將咸言虜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國家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虜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步騎七萬三將謀進存審曰契丹合戰唯使騎軍弓良矢勁其鋒難敵我師合戰唯使步兵若於平原廣野之

中卒遇其衆彼若以騎軍十萬馳突我師欲戰不能退則被逐則我屬無遺類矣帝曰彼賊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我今步騎之行須有次舍禦備輜重資糧一宿不爨則士有饑色若平原之中卒遇賊軍被掠輜重資糧

則我不戰而自亡矣不如銜枚束甲尋澗谷而直行抵幽州與德威合勢如賊警覺據險枝梧此計之上也

長興三年二月雲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果子帝曰虜中雖闕此物亦彼非實然當當面偵諜宜阻其求但報云遣使入朝當有處分

周爲祖乾祐中爲樞密使漢隱帝以河中李守貞叛命詔帝自往用兵帝旣奉命與白文珂嘗思劉詞約以八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嘗思自潼關帝自分陝三道竝進將臨賊城揚旗伐鼓聲殷天地步騎踴躍賊觀之失色白文珂是日奪得關城立河西砦嘗思立城南砦帝立城東砦初徵發諸州夫二萬餘分地起長連城諸將啓曰守貞窮寇安能持久不勞墮地築以守之帝曰軍法備不虞兵勢有盈竭蜂虿有毒而况賊乎退謂白文珂劉詞曰二公老於軍中不

言可知守貞自慙反覆嘗謀背叛畏懼先帝不敢鳴張謂我輩勃興太原事功未著而有輕我之志又聞身到河中便圖自固散金以結豪傑厚利以誘萑蒲山林群兇豬突豨勇安得不爲吾患加以城闕百倍十圍五攻若驅卒徒赴湯火則所傷多矣若長墉巨塹飛走無門俟其倉廩家財散盡不唯烏合之衆父子安能相保此時梯衝逼脅書檄招呼違禍脫身不呼自至所言兵勢盈竭此之是也當分地配夫速立垣池以謀持久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泚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齋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一所殺淮賊數百人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賊據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臣寮咸不論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橐駝以濟帝又續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殪之虜其戰艦而廻

五年正月帝在淮上詔發楚州管内丁壯於城西北開老鵲河是帝時將以齊雲船數百艘自淮入江楚

州城北舊有北城堰度其舟大難於過堰故開此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臣往按地計功廻奏云地形不便又計功甚多帝勿聽因枉駕以視之親授規畫大減丁夫之數旬日而成不愆於素繇是我之戰艦自淮達江無留滯矣二月帝在淮南甲寅僞天長軍使易贇令男延壽齎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爲雒州帝之破楚州也獲其僞守將張彥卿男光祐捨而不誅因令光祐齎璽書以諭贇贇知楚州旣下故降

權畧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動靜屈伸唯變所適蓋執物之理則不適事之機守事之嘗則不達物之變故聖人德以經其逸權以濟其危神化無方奇謀間出蒙險難而無咎安反側而不疑故能駕馭英豪撥平禍亂使強敵不能以計測姦臣不得以智闕然則取之以權守之以正帝王之道皇皇而有中矣漢高祖初爲漢王三年正月九江王黥布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洗濯是也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六月項羽圍城臯漢王跳跳走也獨與滕公從張耳軍

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其臥奪其印符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印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四年正月與項羽臨廣武之間數羽十罪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

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

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二月立韓信為齊王時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秦

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

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發書也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操持也

徵其兵使擊楚

五年十二月項羽既死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

壁奪其軍徙封信齊王

六年十月楚王信謀反帝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

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在南郡之華容十二月會諸侯悉陳楚

王信迎謁因執之正月高祖已大封功臣其餘日夜

爭功而不央未得行封帝居維陽南宮從複道望見

諸將徃徃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

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

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

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者也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

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帝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漢屬

而惡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

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親征之至邯鄲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帝各封千戶為將左右諫曰從

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今計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哀帝卽位太后詔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帝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大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爲特進朝朔望又進涇陽侯立京師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將北狗時更始遣李軼朱鮪等守緄陽乃以馮異爲孟津將軍拒朱鮪異乃遣李軼書軼深達意通書之後更不與異爭鋒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宜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繇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魏太祖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王者曰如何王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王者曰時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鮮乃斬之取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又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

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髻以置地

晉宣帝爲魏太傅與大將軍曹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爽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居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騰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景帝爲魏相國揚州刺史文欽與其子鴛舉兵作亂帝以大將軍征之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鴛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焉

元帝時周玘行建威將軍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

與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泄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明帝太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營壘還敦覺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後魏孝明武泰初薛曇尚爲奉朝請時爾朱榮擅疆并伺朝廷欲揣其情除曇尚員外當侍使於榮託以慰喻密以觀之

後周太祖初爲夏州刺史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墨曹參軍冀雋僞作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雋依舊勅模寫僞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武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嘗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怠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寢疾時李勣爲太子詹事帝謂太子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卽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壘州都督高宗卽位其日召拜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令中書門下參掌機密尋冊拜尚書右僕射

德宗建中三年北平王馬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人心甚搖鳳翔畱鎮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爲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等與燧子鴻臚少卿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帝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二人勅炫就第杖暢三十帝於是罷括率之令

四年幸奉天時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所總錢帛八百萬貫爲淮南觀察使陳少遊所奪包于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會少遊使繼至帝問曰少遊收包佶財幣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帝

日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
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
變通明見萬里

後唐太祖爲晉王天復元年六月以汴寇方盛難以
兵伏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幣馬書檄
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

明宗天成末王都據定州叛契丹王遣原知感等九
人將騎三萬援都嘉山之戰爲王晏球符彥卿高行
周追擊敗之至幽州界竝爲趙德鈞所擒獻於京師
諸將請誅之帝曰此八九人胡之驍將也彼以死報
主蕃中絕望也不如留之以愧其情必紓邊患長興
中乃賜姓名易蕃號

冊府元龜卷第四十五

十一月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 湯 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六

智識

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
神惟睿作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於
此哉三王之前尚矣自漢而下庸運曆而履尊極者
乃有擬非嘗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達乎

情偽慮於未兆見於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變
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
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
王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
嘉言罔伏垂之不替緜替良可述也

後漢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譖事更始貴將

謂軼
等帝

深疑之常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
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
升即日害之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不以功
臣任職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

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帝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後非傲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

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為東海公天下

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

覆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或優饒豪右侵刻羸

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部各遣使奏事光武見

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

不可問因詰吏繇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

之抵欺

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

田相方耳光武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
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建武二十七年北單
于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時帝
爲太子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
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
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光武然之告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魏太祖以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羗胡欲
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
教羗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
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羗中陵果教
羗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
更事多耳

文帝初爲太子任城王彰之討烏丸力戰而勝北方
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
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上宜無自伐應對
嘗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
鬚曰黃鬚兒大奇也

明帝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卽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僞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又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覆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晉宣帝爲魏太傅輔政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不可爽果無功而還文帝爲魏相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

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竝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

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
 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
 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
 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
 所策

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
 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
 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
 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問者
 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繇是益奇之

後魏太武時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
 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
 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
 安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
 言也

孝文南伐以李冲兼左僕射留守維陽車駕還都引
 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
 事稽壅若明則聽斷獨專聰則權勢大并今朕雖不
 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又嘗謂太子太傅穆亮曰

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
荆楊不賓書執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
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
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
所存遠大實如聖旨

隋高祖潛龍時嘗與宇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
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
之殆將不久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
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迴貴戚早著聲望國
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不慧

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
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
險隘易生難阻至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為人所談不
足為虞未幾帝言皆驗

開皇初益州總管梁睿上平陳之策帝善之下詔曰
公英風震動妙策縱橫消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
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
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給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
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
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

庚午十二月至翠
山雪極厚
山館恨日明
及後春身

或尋歎服或卽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未
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
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
以身許國無足致辭睿乃止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謂侍臣曰周武王平紂之亂以有
天下秦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國何祚運長短若此
之懸也左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天下苦之故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
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帝曰不然周旣尅
殷務弘仁義秦旣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

亦守之不同取或可以逆守不可以不順祚之修短
意在茲乎瑀拜手曰實如聖旨非愚臣之所及也又
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
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其入海
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悔側踟躕
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
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須妄求
也

二年太嘗少卿祖孝孫奏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蓋
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樽節治之隆替豈繇於此御史

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繇於樂陳將亡也爲王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之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蓋樂之繇也帝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懽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繇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然心之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王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右丞相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繇音調帝然之

四年帝臨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嘗疑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旣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臣以下承受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內之重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爲國思審關繇宰輔安穩奏聞

豈得以百司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因令諸司曰若
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即便施行
務盡臣下之心也

十年謂羣臣曰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
股肱之力也朕比開不諱之門直言之路者庶知究
屈欲聞規諫比來以奏封事者盈於篋笥多訐人細
事殊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
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
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宜棄私爲公小
事不須聞奏有上封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十七年太嘗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
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
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
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是歲
林邑王遣使云爲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
獸藜藿爲之不採爾爲鄰國扶南安敢侵逼此是爾
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
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
忠鯁或貌類魁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讎而怯於

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跡雜埃滓而實懷
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
踐難心跡睽謬安可勝紀夫玄天高遠四時有嘗即
日月運行筭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
難知也

十二月李思摩部落衆十萬勝兵者四萬人叛思摩
渡河請居內地詔許之處於勝夏二州之間羣臣咸
以帝方東征河南去京不遠今近處強胡非計之得
請帝鎮雒陽無東征帝曰夫爲人君者當從德義而
無猜疑比屋可封化堯之德也比屋可誅化紂之惡

也昔成湯周武化桀紂之遺氓各從其化無不遷善
孔子云有教無類豈徒言哉昔隋煬帝無道百姓嗟
怨玄感作亂非夷狄者也但君無疑貳夷狄可以効
忠君多猜嫌股肱必至構禍朕雖不敏頗識機宜昔
隋氏伐遼徵發百姓人皆斷手壞足亡命山野朕今
征行取其情愿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預從軍者
聲盈路所謂創事而不違朕但憂念蒼生心嘗不懈
雖居河南濟貧贍弱想其懷恩入於骨髓又延隋
欲且同今不近走延隋而遠來歸朕其情易見因請
黃門侍郎褚遂良曰爾知起居宜記之我保十五年

中突厥無事矣

高宗初爲晉王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爲皇太子時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之罪太宗召元則功曹而問之功曹爲之隱太宗怒而杖之於前退朝問太子曰人君大柄賞罰是也今箠功曹何如太子對曰草野之人天子召問惶恐失度即箠之臣以爲太急又問然則彭王若何對曰陛下之弟情所友愛願付所司詳鞫斷之未晚也太宗稱善自是太宗坐朝嘗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畢留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爲太子陳說孝道論及政事或時有決罰令太子評其可否商榷辯論深達政要羣臣莫不歎服

顯慶二年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從西域使迴將長年婆羅門至此問其合藥之法報臣必成恩旨今若放還恐失方術之士玄策退帝謂侍臣曰玄策昨進對言古人欲招天下賢哲先市駿骨固請留此婆羅門朕觀其狼戾猶急恐竟無益口云合藥成欲服時

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後還斷食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肉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者秦皇漢武慕神仙求採藥物勞役天下秦皇五十之餘即死漢武末年乃至國用糜費功力不足賴其早覺昔非下制責躬息兵止役始得安靜年踰七十僅免滅亡審念此等必知無成若有其實長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勣對曰此婆羅門未曾經試來或容不可諳悉前已驗其無成所以放去今復更來頭髮自白衰老漸及豈得仙之狀耶玄策詭誑何處即有所解昨見其重來羣情已甚驚懼陛下知無所用令更放去臣等不勝喜躍

睿宗爲皇太子有進三足鳥者天后以爲周室嘉應太子曰鳥前足僞也天后不悅須臾而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玄宗初封楚王天授二年開府置官屬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呵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特加嘆異

肅宗爲皇太子時天寶十三載安祿山自范陽入朝太子觀其兇姿有悖逆之狀言之於玄宗玄宗易之

不納德宗卽位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太卜云孟冬爲魁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

憲宗六七歲時爲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祇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繇是重之乃爲皇太子宰臣章執誼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懼太子怒已用事乃以台州刺史陸質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令質入侍而潛伺太子意因用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學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

元和十二年光祿少卿楊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請准令月三日詔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宰臣曰坊市人得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沍蓋緣刑殺至此陰沴又罪人索聯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周親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卽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

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投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
乘此生事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
此覃石等曰過惡揚善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人言
有賊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即與洗雪無令虛受
賊污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曰臣與
鄭覃俱爲輔弼罄竭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
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
百司請各有委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
可一一自領慎不得懼百司有權覃曰臣常聞李林
甫忌前好權帝曰林甫姦臣也豈足論石曰此者選

才先試以吏事文武兼才者或主邊兵或營錢穀苟
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繇是進用乏人帝
曰國朝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
文華所以不理今請以才堪卽用不必文詞借如中
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
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
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
官卽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
輕薄敦重色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
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乞不崇樹石曰人家兄弟

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可知惠者卽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事陛下若盡命選授州縣官卽請減選帝曰令加至四十人三年卽選與州縣官得資卽任諸處奏充判官卿便處置奏來帝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蓋以黎人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莫若恤蒼生右曰鄭覃志在恤蒼生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事在朝廷事節用務去冗食祇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貫有司無以堤防奸吏因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

所見且去簿書奸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卽天下理若綱在網則百事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卽往往憤氣填膺覃曰陛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忭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未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於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爲時尚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日漸減少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但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盂何奢侈之甚朕因李訓事已漸緝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宜付有司戒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至戶曉戒勅但

要自以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襖子其上飾以金鳥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着三領與楊貴妃着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往往而有石曰毛玠爲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爲一時之法帝曰周孔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比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候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倣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太平過有興役已是當時末事况今無當時之太平而倣當時之末事

豈爲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令京兆府量造小屋餘停罷回充修館驛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具器用竝請勒度支送館驛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魯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又謂朗曰適來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帝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群臣曰適來鄭朗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入君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爲取愧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

開成二年嘗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等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皇帝時班行多闕豈乏才乎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進士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非所此乃不進人才之故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獎用後不稱職卽罷黜帝曰宰相薦人莫計踈密朕聞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須引退若是公舉何避親嫌人鮮全才但用所長耳

三年七月甲子以尉衛卿王彥威爲忠武節度右金吾大將軍史孝章爲邠州節度丁卯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昨除兩鎮如何夷行曰但出自聖心卽好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卽人心皆愜如不當不可但自聖心帝曰誠如此吾固無私夷行曰自三數奸臣竊

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權假何人帝曰夷行言倒持太阿亦不可但當與不當不在倒持太阿嗣復曰齊桓用管仲豈謂倒持太阿帝曰然

四年閏正月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杜悰判度支邊上更無欠闕足見長才嗣復李珣因稱其美請除戶部尚書以酬之夷行曰臣謂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任宰臣天下事皆得平章謂之平章政事代天理物上下不相疑阻以此能致太平若

除一官皆須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用心力臣下發言即疑凡臣下用之即是宰相不用即是庶寮豈可自保夷行曰小官即可大官須陛下自處置帝曰卿言總似未當夷行曰自古敗亂未嘗不因恩權在下嗣復曰夷行必以臣等未合膺委任不然何自為宰相不知宰相之職珣曰陛下嘗謂臣云竇易直勸我每宰相進擬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只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帝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節度使亦可大惟珣曰處厚身為宰相信佛求功德殊昧本

後唐莊宗初從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卒及破賊迎鑿功居第一繇是稍優寵士卒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太祖緩於禁制獨帝不平之從容白曰隄防所以止水禮法所以禁人未有壞隄防而止橫流廢禮法而禁兇暴雖堯舜禹湯之明聖捨此則無繇致理竊見將吏驕縱軍士兇豪不唯蠹耗於生靈終慮爲國之後患古人防微杜漸何況事已顯然不可不禁太祖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克焔日熾氏叔琮屢傾郡邑康懷貞頻犯郊圻隣援携離土疆侵削城門之外

鞠爲戰場太祖憂形於色寢膳不怡嘗宴居帝侍側因啟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二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來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

晉高祖初爲鎮州節度使九門縣有人鬻地與吳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兄弟俱不義送帝帝曰人之不義豈教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

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爲是阻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筭焉市田則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漢高祖晉天福八年鎮太原奏以太原往例每年差人狎送葡萄往北朝今年伏候勅旨晉少帝有詔罷之高祖曰此土產嘗物廢而不行必敝我心以生怨也又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李守貞皇甫遇張彥澤再援糧入易定彥澤與契丹騎衆相逢逐行四十里獲酋領諸里相公首級帝有表入賀因謂寮佐曰兵者兇器戰者危事朝勝夕負何常之有今嘗定內地也朝廷不能分置屯田課民種植俟秋早獲清

野以待何須多備兵募招寇引敵馳鬪是戎人所長堅守乃爲我之利伺隙待變平之非晚今半歲之中命將兩出翻爲虜騎所誘自取其困何謀之不審耶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歟諸君其志之天福十一年十一月朝廷遣杜重威與諸將攻瀛莫二州以詔諭帝帝謂幕客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左右乏正人重威以國親方擅兵柄輕爲表請有此無名之役契丹自陽城不利畜謀俟便踰會期矣今國家邊上深溝高壘守猶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莫獲之無以保殘之是爲寇立敵招怨在此行也朝廷

以我先帝舊臣特都統虛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一相謀之社稷至重良有憂也始少帝八年在瀘洲爲契丹所迫命帝爲北面招討使第一詔會兵鎮州第二詔會兵邢臺時以鴈門有虜黨南下張齊率之勢故帝親率兵拒焉由是兩路將行皆後期不能赴朝廷以爲持疑逗留稽勤王之意少帝曾謂近侍曰太原全不爲朕必貯異志有處分便可速爲之議者以爲言之非祥故後雖有委託之命而無臨制之權帝亦知少帝不爲我用嘗鎮靜自守無復敢進一言以箴朝廷之闕十一月杜重威入瀛洲界下東城而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王師降契丹真定東垣渡耶律氏率雜虜漢軍而南先遣我降將張彥澤以二千騎馳渡白馬津入汴據之帝聞而大駭分兵守境以備侵軼之患

十二年十二月卽位初殿直韓訓進呈造到攻城木鳳斧鏹帝聞之謂左右曰衆心成城衆散則城無所保矣斯何用焉

周世宗嘗謂侍臣曰近代君臣多不能保其終始何也侍臣奏曰蓋爲臣者不得事君之道或恃寵以矜功或縱欲以敗度故雖得其位旋失其身帝曰此深

其君也儻君能駕御保惜不寘於顛危之地則臣下必能保守其富貴自然君臣保其終始也羣臣大稱美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七

友愛 慈愛

友愛

夫孝悌本於仁愛恭順之謂因心而友親族以睦皆王者之德也肇自有庠垂為休範爾後或異其禮遇篤之情好優賜予之數側睽違之念形惟疾之憂於

孔懷之痛矜其過失撫其孤藐莫不發於深衷表於至性成和協之美致懷寧之福風行化馳民德歸厚者矣

舜父母使舜浚井出從而掩之

舜浚井入而即出警

其井以爲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弟也謨謀也都於也君舜也象言謀

於君而殺者皆我也欲與父母分其有故引其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張朕

丁禮切堯賜舜張弓

二嫂治朕棲

二嫂姒皇女象英也棲林也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在牀鼓

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忸怩慙也

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庶汝助我治

象至不仁封之

有庫封之有庫富貴之也

周文王燕兄弟作棠棣之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承華者曰鄂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思義之顯亦韡韡然

漢惠帝二年齊王肥入朝

齊王帝庶兄高祖長子

與齊王飲大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坐音

材卧切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鵠酒置前

鵠鳥赤身黑目食鵠鵠野

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

壽太后恐自起反

反音翻

卮齊王惟之因不敢飲陽

去

景帝三年梁王武入朝

梁王帝母弟

時帝未置太子與

帝王部

卷之四十七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

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明年漢立太子遂止七年十月

王入朝帝使使持節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天子別車駕四

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

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謂者着引籍出入天子

殿門著音竹畧切與漢官官亡異

武帝姊修成君帝母王皇后微時所為金玉孫生女

俗在民間蓋諱之也言隨流俗而在韓嫣白之嫣音

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

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

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

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

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

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

男號脩成子仲

成帝河平初定陶王康來定陶王帝庶弟太后與帝承先帝

意遇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芥

謂元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芥之嫌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

帝謂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謂人命無常一朝有

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後王薨綏和中徵

子欣爲皇太子欣哀帝也

後漢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叩頭寃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明帝永平五年琅琊王京就國京帝母弟七年帝悉以光

烈皇后遺金寶財物賜京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請及采菽以增歎息

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先是帝庶弟楚王英以大逆自殺後是歲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三王皆帝弟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

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一云樂成王黨明帝之子與帝同年尤相友愛

和帝即位遵章帝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

司請遣諸王歸藩不恣許

至安帝初乃就國

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繇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寇相育嘗有蓼莪凱風之哀選孺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魏文帝庶弟趙王幹一名良本陳妻子既生三歲而陳歿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帝繇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嘗呼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泣

明帝時燕王宇字彭祖武帝子帝少與宇同止嘗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

晉武帝弟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

後魏文成弟長樂王處文聰辨風成年十四薨帝悼傷之自小歛至葬嘗親臨哀慟陪葬金陵

孝文篤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戒後以禧長兼太尉公因幸其第謂

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家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愧又幸廣陵王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羽字沉疴綿綴遂有危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宣武留愛諸弟京兆王愉等嘗出入宮掖晨昏寢處

若家人焉帝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闕唐太宗貞觀十年三月諸王歸藩帝流涕而謂之曰友于之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情豈不欲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鄧王元亨帝之弟也初拜散騎嘗侍出藩帝以其幼小甚思念之中路賜以金盞遣使者為之設宴以慰其羈思之心

高宗永徽二年襄成長公主薨于嘗州公主太宗長女適州刺史

蕭將陪葬昭陵塗次故城之西帝登城見柩車而哭

仍令黃門侍郎宇文節塗中弔諸子焉

咸亨二年城陽公主薨于房州 公主帝同出適房州刺史薛 於顯

福門舉哀哭之甚慟五日不視事仍遣中使及宮人

往房州視其喪事給靈輦還京

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

院同居號五王子宅大定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隆

慶坊亦號五王子宅先天初玄宗為大被長枕宋王

成器等昆季每與同寢太平公主奏之太上皇詰曰

昆季恩深歡娛共被汝為留愛天倫其睦斯乃萬方

有慶九族延休言念仁慈固多忻慰開元初以興慶

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寧王憲於勝業坊東南角

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角賜宅薛王業

於勝業坊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於宮側帝於興慶

宮西南置樓西南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

政務本之樓帝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昇樓

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錢帛厚其勸賞諸王每

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闢鷄或

近郊從禽或別野追賞不絕於歲月遊踐之所中使

相望以為天下友悌近世無比帝既篤於昆季雖有

纒邪交構其間然友愛如初憲尤謹慎未曾干議時

政及與人交結帝尤以此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藥丸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成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憊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之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開元八年岐王範接待文士劉廷琦張諤等會駙馬都尉裴虛已坐與範遊讌兼私挾讖諱之書配徙嶺外廷琦諤皆坐累貶官然帝未嘗問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生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
是年薛王業疾帝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爲初生之歡帝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鴛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帝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帝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帝降階就執其手曰吾有若心猜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罰遂赦諫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諭然後復嘗

二十四年正月辛丑幸故薛王宅以三年之制將終追悼

二十八年寧王憲疾帝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類於路僧崇一療稍瘳帝大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以賞異之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帝尤加恩貨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嘗無日不賜憲酒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皆分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官每年數百紙

二十九年寧王憲薨帝聞之號泣哀不自勝左右皆掩涕追謚曰讓皇帝憲長子汝南郡王璿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內出御衣一副遣中官高力士齎手書寘于靈坐之前其書曰

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沒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與言感
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當號五王同開即
第遠自童幼洎乎成人長則同遊樂則同業事均形
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
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
嗣守紫宸萬機事總聽政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
棣華彫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耿然無對
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
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
身沒讓存故册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
訓傳家璣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
惟緒言况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

肅宗庶弟永王璘數歲失母

母曰郭順儀

帝鞠養頗憐之

至德一年於江寧擅舉兵戰敗奔南陽至大庾嶺為
洪州皇甫侁所執使人潛害璘妻女等使人送至蜀
郡帝聞之傷悼久之而迫以大義竟不能加侁罪帝
亦愛弟之故隱而不言潛謂人曰皇甫侁生得吾弟
何不送歸蜀郡而擅殺之自此不復見用矣

晉高祖弟曹州防禦使暉卒中書奏天子為五服之
內親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帝俯而從之輟視朝三

日

慈愛

為人父者慈而已矣既慈而愛既愛而親非獨情之所鍾抑亦教之所繇生也是以左傳之述謂之六順戴記所紀冠乎六義若乃引而進之以至於猶子順而下之以及於諸孫皆天屬之至親人情之所篤而況履尊極之位居億兆之首自家以刑國繇上而化下夫如是則天性之愛人倫之義足以敦於禮儀者矣

漢文帝少子梁懷王揖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

宣帝子淮南憲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

甚愛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時元帝為太子生

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帝愛之字曰太孫嘗

置左右

元帝選許嘉女以配太子初入太子家帝令中嘗侍

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說讀帝喜謂左

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徙太原王章為齊王章帝兄

伯升之子少孤帝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

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

平真陰縣屬河南郡又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維陽陳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

里亦有平陰縣故城後遷梁郡太守

魏太祖子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太子數對

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嘗親為請命及

亡哀甚文帝寬喻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之又帝孫叡即明

帝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

矣每朝會同於侍中近臣竝列帷幄

晉武帝時秦獻王東沉敏有識量帝嘗幸宣武塲以

二十六軍兵簿令東科較之東一省便搥脫謬帝異

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

元帝子琅邪悼王煥帝特所鍾愛初封顯義侯及煥

疾篤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俄而薨帝悼念

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

後魏明帝子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帝以丕

長愛其氣度特優異之

太武太平貞君元年六月景穆即文子也生文成於東宮

文成少聰達帝愛之嘗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又高允

與崔浩述成國記後以經授太子及浩誅太子赦允

於帝以直免死太子之薨也允久不進見後帝召允

昇階欷歔悲不能止太武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

相謂曰高允無言悲泣令至尊哀傷何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帝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宣武帝卽位後頻喪皇子胡克華之生孝明帝自以長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克華皆莫得而撫視焉

隋高祖第二子卽煬帝初爲晉王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反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開皇中薨於秦邸帝哭之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

唐太宗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終後累年帝憐之不令出閣至是立爲太子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孫太子宴宮寮於弘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功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因觀之慶故就公爲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竝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也太宗以泰愛文學特令別置

文館學士嘗幸泰延康坊宅曲赦雍州及長安獄大
辟罪以下竝原之免延康里百姓無出今年租賦曲
賜泰府官僚及同里老人各有差時承乾爲太子泰
每月所給料物又踰於太子後以承乾足疾遂有奪
嫡計承乾廢泰仍降封東萊王又封順陽王居均州
貞觀十八年二月帝手持泰表以謂近臣曰泰文詞
美麗豈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爲社稷之
計斷割恩寵遣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安全

玄宗開元五年夏悼王一薨一生而美秀帝鍾愛無
比名之爲一孩孺而薨帝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塋
於城南龍門東帝欲宮中舉目見之

代宗華陽公主帝愛女也母曰貴妃獨孤氏公主幼
聰慧過人善候帝旨動容發言必隨喜溫帝之所貴
則因而美之帝之所惡則因以全之由是帝特所鍾
愛

大曆元年三月庚寅許華陽公主出於禁外歷過東
市及資聖寺遣高品官人及高品內侍六軍將等以
從城內觀者如堵以公主有疾縱令遊觀特寵之也
及薨哀悼過深宰臣等以修短嘗理因中官吳承倩
付奏以諷導帝爲之節哀初有疾帝命宗師道訓名

曰瓊華真人及疾亟帝親自臨視屬續之際嚙傷帝
手指其愛念如此至五月辛丑帝以公主之哀未聽
朝宰臣等抗疏言曰伏以華陽公主輟朝又當夏至
節假臣等趨事向隅旬時惶駭失圖瞻跼若歲仰惟
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臧膳幽明
遽間倍歿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
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
傷殘虜候爲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
謬於毫釐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
衆情之所以不寧臣子之所宜兢悸伏願抑周喪之
私痛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天下甚

帝始親朝政

德宗唐安公主帝長女也母昭德皇后公主性聰敏
孝敬帝所鍾愛初詔韋宥尚焉未克禮會而遇行幸
興元元年幸梁洋車駕至成公主薨帝痛甚令有司
厚其葬禮

邕王諒皇太子之子德宗愛念命之爲子次爲第七
授開府儀同三司遙領節度使竟未出閣貞元十五
年九月薨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普寧公主出降于頔之子季

友公主帝長女也特所鍾愛其禮甚盛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卯以晉王薨廢朝三日王名普敬宗長子也郭妃生時年五歲帝撫念所至踰於皇子

後唐明宗長子卽末帝也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歡末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櫛走而獲免末帝旦謝重誨重誨終術之及末帝鎮蒲中知其出入不時重誨因矯宣中旨令屯將楊彥溫遇出郭則閉門勿納後末帝遊舜廟迴爲彥溫所拒末帝知重誨構之馳還雒陽以求自雪重誨繼奏請行重典帝曰朕爲小將較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炭收馬糞存養以至身達今貴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意卿可速退朕自令居閑便了遂詔歸私邸末帝尚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諷佛書陰禱而已明年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乃以末帝爲左衛大將軍

册府元龜卷之四十七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言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四十八

謙德 從人欲

謙德

老子稱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帝王代天地之工臨億兆之上鑒昭齊於三光長育同乎四時謙恭成德振矜不萌巍巍之功蕩蕩之化民何得而稱焉故抑其

頌述自云德薄然後丕猷益茂聖烈益隆焉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耿寔
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
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
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
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
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
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四月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
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
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
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銅器形如酒罇獻之又
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
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

和帝元興元年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災異輒

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魏武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嗤思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上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迂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嘗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

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會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強勢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安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孤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

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

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

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實禍此所以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

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歲

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棄

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

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

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

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請

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

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晉宣帝以武功初封舞陽昆陽鄧及臨穎四縣邑萬

戶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

以大嘗嘗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嘗戒子弟曰盛滿

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

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後朝於行宮
帝引見之詳慶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暨
動沔北數城竝皆柔服此乃是將士之効非朕之功
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
始又帝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帝曰昨日方
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弊咸陽王禧
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
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氣
氤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
城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
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足恃此爲慶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八月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
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叙
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
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唐高祖初卽位言自稱名與貴臣每同榻而坐納言
劉文靜進諫曰昔晉元帝初立嘗與朝臣共坐王導
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

卑屈羣下何以自安諸臣入朝皆升御坐垂乾坤之
定位誠願陛下改之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卧
乃至加足於帝腹諸公竝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
應天受命而宿昔之志何可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
愛公宜勿爲謙也

太宗貞觀六年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答
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
所笑卿引古昔無爲而治朕未敢擬倫比之近代乍
踰之耳卿覩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秘書若朕能
慎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十二年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冲
讓不許

玄宗開元十三年潞州獻瑞應圖帝謂宰臣曰朕往
在潞州但靖恭所職不記此事今旣固請編錄卿喚
取藩邸舊寮問其實事然後脩圖

肅宗初爲皇太子將行册命有司進儀注有中嚴外
辨之禮及所御衣服有降紗衣帝以逼尊極辭不敢
受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舊儀古
今通用皇太子因心謙讓不欲混同請改外辨爲外
備其中嚴停絳紗衣請爲朱明服詔可其議東宮舊

合乘輅至殿門帝自宮步至

代宗爲廣平王天寶末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二載九月丁亥受命東討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鼓行而前將行百寮拜送於朝堂帝答拜旣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水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憲宗元和十四年宰臣裴度紀述淮西初日用兵及東平就誅聖謩玄筭憂勤始終後因賜宴跪獻于帝請內印出付使臣編錄帝覽而言曰此事果行似出于朕懷非所欲也遂抑而不允

周太祖初踐祚志懷謙揖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卽呼齊王行周上章陳讓

世宗顯德二年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以來至甚寒沍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大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爲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三年十二月己卯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於天下德澤未洽於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

日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於遠人哉

從人欲

夫同欲盡濟古典之格言惟惠之懷人心之必至是以惟辟作福守位以仁勤恤以宣其詞曲成以濟其務浹醲化於綿宇洽太和於元氣使夫廣運之德酌而不竭含生之類各得其所則知以人為心蓋帝王之盛德也至若一夫不獲有商所以啓其基小物不遺宗周所以隆其祚以阿衡師保之助宣股肱佐佑之力足以永固鴻業垂光無窮况夫司牧當陽神機獨運流玄澤之腴潤漸羣靈之骨髓覆幬之施有不可形容者焉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蓋愛民甚矣漢高帝六年將封張良帝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得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為留侯

武帝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

倩下見切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

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淮陽太守田廣明覺

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園

園使小史怪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齋夫

江德尉父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

丹府元龜 從人欲

陽侯轅音遼昌蒲侯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

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帝曰汝欲不貴矣言汝意欲

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汝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帝曰用遺

汝矣遺弋季功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高陽侯耿純上書

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

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文吏曉知

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

愛已也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

光侯

章帝時琅琊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

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

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帝許之

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域都護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

老思歸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

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

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齒殲嘗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

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謂印

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八 十

恐後世或各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
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
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
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
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
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
功以自陳效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
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
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
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
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
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
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
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
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
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
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
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
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

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

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奉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馬防扶風人明德皇后兄弟也初封潁陽侯後徙封翟鄉侯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

魏武帝族子曹真爲大將軍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帝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爲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晉惠帝時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劉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

明帝時王舒爲荊州刺史其子允之隨在西府及舒授會稽內史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

官帝許隨舒之會稽

康帝初顧和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勅特論暮
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簡文帝時郝愔有高名爲太嘗固讓不拜深抱冲退
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

孝武帝時桓秘以免官退居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
水後起爲散騎嘗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
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是用
增歎可順其所執

後魏孝明時田隨興爲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
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後周宣帝時上洛豐陽人泉企世襲本縣令企年十
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
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
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
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
隋文帝時杜臺卿以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帝許
之除著作郎

煬帝時楊約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
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

此憂悴得非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繇是徵入朝

唐太宗貞觀八年以所擒頡利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性不好屋下嘗於庭中施穹廬而居焉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相對悲歌而泣太宗見其羸憊授號州刺史以彼土多麀而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繇是拜大將軍賜以田宅及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

于伯億仕隋為左翊衛歸朝為朝散大夫每掌巡徼精勤不倦及歲在懸車乃抗表云臣雖年合致仕而筋力尚強猶堪驅策太宗嘉其任率聽復舊位

薛願為太史令願清靜每厭人間囂滓因帝與語乃自陳其情願於昭陵側構一茅宇以終餘生太宗嘉而從之因度為道士拜中大夫為置紫府觀於九峻之下申其高尚焉

張柬之神龍初為中書令監修國史罷知政事其年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其子著作郎濟亦令從父往將行中宗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銑號州朱陽縣丞郭仙

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為道士

二十三年中天竺國僧善之無畏三藏以年老請還本國許之

二十七年以廣州刺史持節嶺南經略使宋鼎為潞州都督府長史鼎以兄嘗臨慶州喪逝上表陳情乞移理他州特詔許焉

德宗建中初姜公輔為拾遺翰林學士以侍母家貧求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從之學士如故

憲宗時白居易為拾遺翰林學士當改官帝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因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兆府判

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學士如故

元和七年六月癸丑以給事中劉伯芻為虢州刺史以疾求出故也

敬宗時薛放為禮部尚書兼集賢殿學士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苦俸薄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

以節制無聞乃授以江南西道觀察使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宰相崔慎繇為劔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翌日帝微行至新豐柳栢見一布衣抱膝而
歎帝以昇平稍久京師豐稔僅比開元之時上下無
愁苦之音因恠而問曰子何不足以至於斯布衣曰
我本邛人觀光至此有巢南之想又爲橐裝所迫今
聞崔相國出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
者故有此歎帝曰子可明日相伺於此當奉其闕及
旦勅慎繇將歸劔門路人見者莫不感涕其愛人也
如此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勅邇聞京百官俸錢至薄
骨肉數多支贍不充朝夕難遣僞庭時刻削嚴惡不
敢披陳今旣混同是行優卹下御史臺在班行有欲
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中書門下投狀奏聞
明宗長興二年八月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
仕朱漢賓上章求歸鄉里勅曰凡爲食祿無不盡忠
旣以縣車末期樂道若妨養性豈是優賢况非繫滯
之名宜遂逍遙之便宜依應內外致仕官自此凡要
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李贇華爲滑州節度使長興四年七月壬辰明宗御
廣壽殿顧謂贇華曰卿離鎮累月往來申報勞擾民
吏宜早歸鎮贇華曰臣本武夫不樂內職願留宿衛

京師帝曰卿旣厭藩方則從所欲其元支俸料依舊全給鎮守不可闕帥吾別命鎮將可乎贊華拜抃稱謝曰臣之願也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沂州刺史李繼忠爲單州刺史帝以繼忠動舊之後數月之中連改三郡從其欲也六年八月前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顏衍爲駕部郎中充塩鐵判官時衍在外地堂帖追令赴朝衍以母氏老年無人侍奉狀聞中書尋有勅只守本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丁卯西頭供奉官咸師範奏弟師朗先爲亳州蒙城鎮將因懷驚疑遁過淮外臣與東頭供奉官師睿二人時在定州監押兵士及在雍州攻城各拘職任隱帝勅書安撫臣冒死上訴緣祖父墳墓莊田點簡入官至今屬管田戶部歲時骨肉祭拜無所臣叨爲人子孝道難忘遂於生前便虧祀饗救下本州其咸師範物業竝宣賜

二年考城縣民乞開縣城南門東門從之先是修縣城閉塞之縣民以南臨宋亳北接曹澶商賈往來以此便之

三年四月滄州言控鶴官仇超補當州捉生都頭先是太祖東征巡案賊壘慕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帝

宣諭諸州廂軍內果敢之士拔去鹿角者仇超仗一
大斧伐鹿角而徑登賊城爲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帝
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訖
携斧又登賊壘芟夷懸撞之類而旋帝擢之在控鶴
官之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超曰父嘗
任滄州捉生都頭苟得之平生畢矣故與是職

九月以前青州節度副使王沼爲邢州副使沼故鎮
帥王武俊之家父鏃趙州刺史沼事莊宗累爲諸司
使出爲行軍副使罷平盧副使年七十餘求歸鄉里
或言沼貧悴者乃召還京何福進以僕馬遣之再授
副戎而思鄉之情不復已也

顯德元年正月青州節度使嘗思言被病請罷鎮歸
京尋醫從之

冊府元龜 卷之四十八 從人欽

冊府元龜卷之四十八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四十九

崇儒術

周官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一曰儒蓋六藝之謂也而太史公以為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故歷代致治之後何莫歸斯道也已乃有朝舍干戈暮習俎豆誠知夫天下之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四十九

重非可馬上而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有條不紊可
舉而行至於變風易俗之端長世字疇之術荒懷來
遠之畧邁德興仁之旨鮮不出於是矣繇是立庠塾
設學校褒先儒以闡化尊經典以立訓咸用詮次存
諸軌範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
孔子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獨聞齊有伏生 臣欽若筆曰伏生

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至 西漢書稱說
人受之太嘗造晁錯受尚書伏生

稱書法而說其義 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元朔五年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今禮壞樂隳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

諸朝 詳息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 其令禮官勸學

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嘗議與博士弟

子崇鄉黨之化以薦賢材焉時御史大夫倪寬有俊

才初見帝語經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擢為中大夫其後

詔求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

山東草莽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

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聞之燕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帝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帝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官選郎十人從受又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

為易名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說於天子之前以賀為郎中修武帝故事講六藝羣書博士盡奇異之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禮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孔子

祀名數戶藉也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

進見人人自以為得帝意

初元五年詔博士弟子每置員以廣學者帝少而好

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衡貢禹薛宣韋賢匡衡

迭為宰相

成帝河平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較中秘書謁者

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先是班伯

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

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嘗侍帝方

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

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績出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

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七月幸沛十月還幸魯使大司

空祠孔子是月初起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官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

丈帝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子

十九年立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

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帝從容問湯本師

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因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蘊藉由言寬博有餘也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狀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也也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詔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

九年四月開立學校較置五經師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

又為外屬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官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十年九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至行帝甚賢之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授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

十五年帝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較定於宣明殿一云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

家也其後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

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

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
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士
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
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
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博士皆所以扶進
後學尊廣道藝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義欲減省至永平元
年長水校尉樊修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
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嘗將大夫博士議郎郎
官及諸生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
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先是建初元年較書
郎楊終上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
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
論考同異焉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

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
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元年帝巡狩之趙特引見趙相魯丕難問經傳
厚加賞賜

二年三月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三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曰
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君聖主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

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
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絹及
孔氏男子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較書東觀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閣篇
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克其官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春秋一人

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
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
以下帛各有差遂還京師幸太學

順帝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大學

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六年十月帝親臨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詩辭賦及工

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二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太祖爲漢丞相以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

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較書選其鄉之後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既爲魏王以建安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

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予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
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
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
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
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明帝大和二年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
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
任侍中嘗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

之文禮又為惡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繇來

久故閔子譏原憲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

既廢則風化曷繇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

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晁錯殷

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臣欽若等曰選其科即吏高

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嘗侍翰林博

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

昔有言士病經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

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

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初通論語使太嘗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五年五月講尚書經通使太嘗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六年詔故司空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嘗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咸寧二年五月立國子學

元帝建武元十一月立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震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通釋奠如故事
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學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親釋奠于中堂
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定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

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

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時學較陵遲謝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較疏奏帝納焉

大元十年二月立國學又增置大學生百人

十一年八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

後魏道武天興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太學習舞釋萊于先聖先師

大武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

獻文皇興二年以青徐平詔中書令高允兼太嘗至交州以太牢祭孔子廟帝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

孝文延興二年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
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
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覘淫進非禮
殺生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
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醑而已不聽婦女雜合

崇儒術

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
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司牧之
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三年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
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

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子

廟一云二月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尚書劉和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王之

於是和等就廟行事既而帝親拜祭於廟

四月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

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詔拜孔氏子二人

為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

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為孔子起園寢修飭墳壝更

建碑銘褒揚聖德

六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益時用者加以
優賞

宣武正始元年十一月詔曰古之哲王勗業垂統安

民立化莫不崇建膠序開訓國胄宣昭三禮崇明四

術使道暢羣邦風流萬宇自皇基始構光宅中區

國務殷未遑經建靖言思之有慙古烈可勅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

四年四月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竝日月播文教以

懷遠人調禮學以旌儁造徙縣中區光宅東邑總霜

露之所均一姬卜於洛汭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纂

承鴻緒君臨寶曆思模聖規述遵先志今天平地寧

方隅無事可勅有司准倣前式置國子立大學樹小

學於四門

永平三年六月詔重求遺書於天下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闐闐唱

演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貴游

之胄歎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國

子學孟冬使成大學四門年暮容令成就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

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

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

禮

二年二月癸亥幸國子學講孝經令車騎大將軍領

國子祭酒崔光執經南面百僚陪列

又云孝明行講學之禮於國子

寺司徒崔光執經敕常景與董紹張澈馬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

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丙子親釋奠禮先師詔延公卿

學官於顯陽殿敕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

學引令預聽國子博士李同軌經義素優辨析兼美

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後周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

貴賤皆預聽焉

乃至蕭撝王褒等卑鄙之徒同為學士大宗伯于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

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然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

武帝天和元年七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

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嘗式

二年七月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

時辛公義為太學生帝召入露

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

宣帝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

二年二月丁巳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三月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

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

載引儒業式敘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

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乘朕欽承寶曆服膺教

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施崇

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時以祭享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一月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三年二月詔購求遺書於天下

四月詔天下勸學行禮時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帝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亦抗衡分四海之民間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

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焉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裁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和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垂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

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下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術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仁壽元年六月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庠序開仕進之路佇賢雋之人而國學曷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成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繇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大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

煬帝大業元年閏七月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浸微漢採坑儒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鬻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亦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制錦操刀類多墻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繇於是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

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
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
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卽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
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
卑雖未升朝竝量准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
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
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四年十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
憲章文武之道命世應期蘊茲素業而頽山之歎忽
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
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冊府元龜 崇儒術 卷之四十九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

崇儒術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

世流慶後昆建國君臨弘風闡教崇賢章善莫尚於

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既革節文不備爰始

姬旦主劫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人之耳目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九

窮法度之本原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獨冠
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
粵若宣尼天姿獻哲經過齊魯之際揖讓洙泗之間
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
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生民宗祀不修孰明衰尚
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
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
求其後具以名聞計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二月詔曰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
垂範是以西膠東序春頌夏弦悅禮敦詩本仁祖義
建邦立極咸必繇之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懸歷歲
紀儒風莫扇隋季以來喪亂茲甚睠言篇籍皆爲燬
燼周孔之教闕而不脩庠塾之義泯焉將墜非所以
闡揚徽烈敦尚風範訓民調俗垂裕後昆朕受命膺
期握圖馭宇思弘至道翼宣德化未言墳索深存講
習所以摅摭遺逸招集散亡諸生胄子特加獎勸而
凋弊之餘湮替日久學徒尚少經術未隆子衿之數
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旣清干戈漸戢縉紳之業此則
可興宜下四方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
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加階叙用其吏民子弟

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
品竝卽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其非
遠州縣及鄉各令置學官察牧宰或不存意普更頒
下早遣立脩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
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端肅末業
踈惰隨時將廢凡厥生民各宜免勵又釋奠之禮致
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聞略更宜詳備仲
春釋奠朕將親覽所司具爲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
巳帝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舉業者與
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因下詔曰自古爲政莫不
以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具備故能爲利博深朕今
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
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
宗儒辟雍頓廢公王以下寧得不慙朕今親觀覽仍
徵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將竝得成業禮讓旣行風
教漸改使期門介士比屋可封橫經庠序皆遵雅俗
諸公王子弟竝皆率先自相勸勵賜學官胄子及五
品以上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年封孔子裔孫德倫爲褒聖侯

十二年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觀釋奠國子祭酒以

下官及學生高弟精勤者加級賜帛各有差
二十一年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
甯等二十有一人竝用其書垂於國胄旣行其道理
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可竝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詔曰昔勲華肇政仁義居先殷
周創基教學成本朕嗣立鴻基裁成丕緒如臨於海
罔知攸濟思得學徒用康庶績而頃歲所敦先諸聖
教青襟方領未達至懷唯欲思轅固以加班想高堂

以授秩

臣欽若等曰轅固轅生也高堂高堂隆也

斯文寥落去之彌遠深

加發慮稱朕意焉儒官員缺卽宜補授其館博士助
教節級賜物三館學士有業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
司簡試具以名聞

乾封元年正月帝東封次曲阜縣追贈孔子爲太師
其廟宇制度卑陋宜加脩造仍以少牢致祭

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弘近因釋菜齒胄上庠
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
顯顏魯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旣芳烈
朕加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尚顏回可

贈太子少保

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以鄒魯之邑百戶爲太師隋道公則天封孔子爲隋道公宣尼采邑收其租稅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景龍三年六月以經籍多殘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括圖籍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制曰朕克纘丕業肇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永言政途庶幾沿革循恐學較多闕賢俊罕登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勸導令知禮讓

太極元年正月制孔宣公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二月追贈顏子爲太子太師曾子爲太子太保並配享於孔子

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詔曰古之學士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見大節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繇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故道行於上祿在其

中所謂貴於速成不唯於遲達自頃州里所薦公卿
之緒門人衆矣孰嗣子音國胄顯然未臻吾道至使
鑽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
遠尚沿澆薄爲敦儒未弘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
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
慮垂先王之法則朕甚懼之敢忘於是天下有業擅
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今以後
貢舉人等宜加勗勉須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
未遍輒充舉送以希僥倖所繇官竝寘廢憲有司更
申明條例稱朕意焉

五年五月以故朝散大夫褒聖侯孔宗基嫡子璉芝
襲封褒聖侯

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
尊儒興賢造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
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大夫羣士復臻於理故
他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分宵不寢悟專經之
義篤知學史之文繁未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
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
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
厚設食兩館及監府得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請官五

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卽爲嘗式易日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賢
才矣

七年三月詔曰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指
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
適宜令諸儒併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又詔曰孝
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聞
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
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儒官詳定所長
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

子夏易傳共爲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時議以爲不
可遂停

五月麗正殿寫四庫書勅秘書昭文禮部國子監太
嘗寺及諸司官人百官等家就借寫之

八年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爲坐像從祀曾參大
孝德冠同列特爲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
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聖親爲製贊以書於
石乃命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
觀禮

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幸孔子宅親設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岳迴鑿泗濱思闡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逖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長供掃除

二十二年四月詔曰風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斃令就舍講習之地安可久閑其兩監生在外者卽宜赴學

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先聖夫子爲王謚曰文宣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迺舍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鳴戲楚田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祗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旣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曰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

節冊命其文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為文宣公至如辦方正位著自禮經苟不合度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作茲成式自今以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軌發人倫之耳目竝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充公問子騫贈費侯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薛侯冉子有贈徐侯仲子路贈衛侯宰子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

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丁亥命尚書左相裴耀卿攝大尉持節往冊于廟始正南面改冕服樂用宮懸已丑追贈曾參等六十七人皆為伯參為成伯顓孫師為陳伯澹臺滅明為江伯宓子賤為單伯原憲為原伯公冶長為莒伯南宮适為剡伯公皙哀為邾伯曾點為宿伯顏路為杞伯商瞿為蒙伯高柴為共伯漆雕開為滕伯公伯察為任伯司馬牛為向伯

樊遲為樊伯有若為卞伯公西赤為邵伯巫馬期為
 鄒伯梁鱣為梁伯顏柳為蕭伯冉孺為郈伯曹邱為
 豐伯伯虔為鄒伯公孫龍為少梁伯漆雕欽為武城
 伯顏子驕為瑯琊伯漆雕徒父為須句伯壤駟赤為
 北徵伯商澤為睢陽伯石作觸為后邑伯任不齊為
 任城伯公夏首為允父伯公良孺為東牟伯石處為
 營丘伯秦開為彭衙伯奚容蒧為下邳伯公肩定為
 新田伯顏襄為臨沂伯鄆單為銅鞮伯句井疆為洪
 陽伯罕父黑為乘丘伯秦商為上雒伯申黨為召陵
 伯公祖子之為期思伯榮子祺為雩婁伯縣成為巨

野伯左人郢為臨菑伯燕伋為漁陽伯鄭子徒為榮
 陽伯秦非為汧陽伯施之嘗為乘氏伯顏會為朱虛
 伯步叔乘為淳于伯顏之僕為東武伯原亢籍為萊
 蕪伯樂欬為昌平伯廉潔為莒父伯顏何為關陽伯
 叔仲會為瑕丘伯狄黑為臨濟伯邾巽為平陸伯孔
 忠為文陽伯公西輿為長丘伯公西蒧為祝阿伯制
 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則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
 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
 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奉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
 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玄聖至於十哲亦被

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二十八年詔曰先聖文宣王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嘗式

天寶元年七月詔曰古之教人盖有彛訓必在勤學使知其方故每月釋菜之時嘗開講座用以發明聖旨啓迪生徒待問者應而不窮懷疑者質而無惑弘益之致不其然歟或有凡流矜於小辨初雖論難終雜詖諧出言不經積習成弊自今以後除問難經典之外不得輒請宜令本司長官嚴加禁止仍委御史

糾察

十一月改驪山為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

以祀遭難諸儒

臣欽若等按賈至文集有旌儒廟碑奉勅撰也

二年十月制曰朕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孫通直郎前守邠王府文學褒聖侯孫璿芝纂承睿哲克復中庸三命益恭敦素憑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被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襲文宣公

三載七月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今

范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寔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心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典謨無乖於古訓庶遵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五載正月詔曰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是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

十四載四月勅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於館學恐漸炎蒸其有欲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竝聽仍委本司長官具名申牒所繇任至舉時赴監東京監亦准此

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甲申集賢殿大學士中書舍人侍郎平章事元載奏集賢院圖書自經寇盜墜失頗多請開贖書之令得一卷賞一千錢許之

丙午勅曰古者設大學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不登兵甲或動而俎豆之事未嘗廢焉頃年已來戎車屢駕天下轉輸公私匱竭帶甲之士所務

麻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繇是諸生輟講經誦茂聞
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尊師用弘庠序
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令所司量追集賢學士精加
選擇使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厨米敦茲儒術庶
有大成甲科高懸好學者中求茂異稱朕意焉

永泰二年正月詔曰理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
必務于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
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禮義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
成人然後揚于王庭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
寘於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

道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虞急
於經略大學空設諸生益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
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又寧
文武兼代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四科咸進
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
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
眷其子弟各奉義方脩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
之後學較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問質疑
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求學
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得習

學者自今以後并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籛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并所供糧料及緣學館破壞要量事脩理各委本司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

二月丁亥朔國子監釋奠賜宰臣以下嘗參官錢殮錢五百貫於國子監造食許內侍魚朝恩同聽講經辛卯命有司增脩文宣王廟及國子監廡宇

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始復用牲牢初上元二年九月詔諸生獻禮

至是乃舉舊典遣宰臣及嘗參官於國子監觀禮

大曆二年二月丁亥伏下後宰臣及嘗參官等詣國子監觀釋奠講論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

八月丁亥有司釋奠于國學宰臣及百官并內侍魚朝恩同會于國子監觀講論

三年八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廟禮畢內侍魚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詣國子監觀講論有司陳饌詔遣中使賜酒及三勸獎

四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許百寮詣國學觀講論

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賢

崇儒術二
為兖州司功叅軍襲文宣公

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於文宣王廟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詔國子監祭酒司業及學官并先取朝廷有德望學識者充東都國子監諸館共置學生百員

二年十二月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兖州都督府叅軍

十三年正月詔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暉可襲文宣公

穆宗長慶元年兖州觀察使曹華奏准勅赦文賜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暉緡五十疋

敬宗寶曆元年制曰天下諸色人等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誨

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巳丑以寒食宴百寮於麟德殿是日雜戲中有孔子為戲者帝曰孔子為古今之師焉得黷侮如此命驅去

七年八月制曰漢代用人皆係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近日苟尚浮華莫脩經術鄉舉里選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旣當甚弊思其改張今寰宇乂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受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八年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諸道節度觀察使置令各舉解周易一人

武宗會昌元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爲國子監丞襲文宣公

昭宗大順元年二月詔曰有國之規無先學較理官之要莫尚儒宗故前王設塾庠陳齒胄所以敷揚至道弘闡大猷者也國學自朝廷喪亂以來棟宇摧殘之後歲月斯久榛蕪可知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與賓幕州縣文吏等同於俸料內量力分抽以助脩葺

哀帝天祐元年十月前絳州曲沃縣令高虔魯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三館蘭臺藏書之府動盈萬卷詳列九流爰自亂離悉多遺逸須行搜訪以備討尋應天下有人能以經史及百家進納者所司

立等第酬獎

四月樞密使郭崇韜又奏曰伏以館司四庫藏書舊日數目至多自廣明年後流散他方宜示獎勵俾申搜訪伏乞委中書門下再行勅命遍下逐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經史百家之書進獻數及四百卷以上者請委館司點勘無脫漏於卷軸無重疊於篇題比外寫札精詳裝飾周備當據部帙聞奏請量等級除官仍仰長吏明懸榜示即鄉較庠塾之業漸闡皇風金石絲竹之音無虞墜典勅史館提舉赦書節文購求經史頗爲允當宜許施行今宜添進納四百卷已下

叁百卷已上皆成部帙不是重疊及紙墨書寫精細已在選門未合格人一百卷與減一選無選減數者注官日優與處分無官者納書及三百卷持授試官明宗天成二年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並付史館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長興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王爲曲阜縣主簿

三年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旨教導之本經籍爲宗兵革已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

罕克精研繇是豕亥有差魯魚為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儻不討詳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勘讀然後召僱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貴經書廣布儒教大行

五月甲申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龔丘縣令襲封文宣公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詔進書官劉嘗鄭州滎陽令單讓唐州司法叅軍今後三館所闕書並訪本添寫其

進書官權停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襲文宣公孔仁玉為兗州曲阜縣令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親往兗州辛未遣端明殿學士顏行往曲阜祀文宣王廟

六月己酉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銀爐十數事

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墳側有石

壇是唐朝封禪廻謁孔子之壇二百餘年間絕東封

冊府元龜 崇儒術 卷之五十一
之禮洙泗之上無復鑿和之音帝以武功之餘在車
致敬尊師重道不亦優乎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
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竝許進納其
進書人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
給資布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

冊府元龜卷之五十終